禮記章句

禮記卷九之一　　任啓運章句

禮器　孔本第十芮本第二十九今定爲三十二○謂之器者陳澔曰一是成學者德器之美二是明行禮者用器之制芮城曰乃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意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器非也芮說近之今由其文詳其意先以忠信禮之本理義禮之文並提中間廣說禮文似屬制度邊多然從禮文說入外心內心歸結非忠信之人禮不虛道其意實重禮之本上且樂其發者外愼其獨者內豈義尤精何讀者習其傳而不察耶又孔氏言郊特牲云云覆說以少爲貴之義是本一篇而後人斷之以首句名篇耳今取郊特牲篇別其言冠昏祭射者各入其篇而餘仍合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器者各適其用之意美質謂忠信箭竹之小者筠竹青也竹箭之韌在皮松柏之堅在心柯大枝也先王制禮于身則言語動作衣服飲食于倫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于事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于地則自郊廟朝廷及閭閻州黨凡厚薄崇卑大小莫不制為一定之節文以各適于用則治已治人之道大備而為盛德矣夫人之生質雖有過不及之差而純一無偽之本然未有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益而忠信之美乃日損焉禮釋去其外誘之回邪而又使無過不及以增益其美質措之身則身正如松柏之堅于內施之事則事行如竹箭之韌于外夫天下事不過內外之兩端而禮足以正之行之則無不備可知竹箭有筠故葉不易松柏有心故柯不改君子有禮故國治家齊明而物懷其仁幽而神饗其德豈不誠盛德也哉

右第一章此一篇之大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者順理成章之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先王制禮敎忠信之心以爲本而又協之于義度之于理以爲文此所以措則正而施則行也不然則無本者喪其美質而無以立無文亦無以措其美質而有所不行矣何以爲大備盛德哉

右第二章因上增美質而言美質增而回釋不待言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

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

節矣殺去聲匡恇同○設指道得宜之意地利有宜如雍宜黍荊宜稻青利蒲魚揚利金錫人官有能如兵農禮樂各一其長耳聽目視各一其職物曲有利如葛宜夏裘宜冬水資舟旱資車之類定國之數如甸服侯服伯七命子男五命倫次序也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時所生地財所有乃順于鬼神合于人心而足以理萬物也此易故哉蓋天時所生有陰陽之異地利所產有水陸之宜與夫人官之能物曲之利皆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能順于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所用而以難得為貴山以魚鱉澤以鹿豕君子直謂之不知禮矣而何以合人心也哉故先王制禮凡朝覲祭饗先定其服之遠近爵之崇卑為禮之常法而其用

之次序。又視其地之廣狹。用之厚薄。又視其年之上下。則豈人以爲出用之所餘。足以爲凶荒之備。年雖大殺。而衆有所恃。不至惶廹而搖動矣。是非合天時。設地財。制用有節。而能然乎。

右第三章。承上義理禮之文而言。孔氏曰。忠信爲本也。見義理爲文難知。故下廣言理義爲文之事。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

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稱去聲下同章其對詩作丞其

欲。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順體宜稱則循
理奉法者猶可及故時爲大而四者遞次之也詩大雅有
聲篇王者爲天之子必善繼天之志乃爲天之孝子堯舜
禪授湯武征誅豈以亟成已欲哉正追天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此時之所以爲大也郊社禘嘗慈孝仁敬其先後有
自然之倫序而不可失故順次之社稷山川天神人鬼其
尊卑有一定之體而不可亂故體次之與祭賓客其隆殺
有事勢之宜故宜次之若夫行之適當其分如小祀以羔
豚大祀以太牢皆足于用而無過不及乃所謂稱也臺門
門兩旁築土爲屋其上懸象法以示人故謂之象魏兩觀
其中爲門望之闕然故又謂之闕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
內闕一觀諸侯在國故有守龜以決疑有命圭以通信臺
門以布政皆非大夫所得有
也此又舉稱之義而申言之

右第四章申言理義有此五者而末重言稱見稱之尤不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重平聲○廟數詳祭法豆數詳祭義諸侯朝天子上介一人次介末介各三人天子禮諸侯飪一牢腥牲各三牢此舉侯伯以見例若上公則九介九牢子男五介五牢其大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也天子席五莞藻次蒲熊諸侯三莞藻蒲大夫再莞蒲先設同席二爲一重次加異席一爲二重五重則六席再重則三席鋪謂天子禘祭五重鋪祭四重時祭及朝覲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祀相朝皆再重孔謂諸侯相朝三重祭祀[illegible]

禘豈輕于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擴之謂此五重原祫祭言三重以相朝言尤謬蓋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指一事也葬五重杭與茵也茵以淺色緇布夾之實芧秀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縮者二上橫者三為一重置棺加槨槨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杭杭木下橫者二上橫者三為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折見雜記餘並詳喪大記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二句參郊特牲次路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朔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犢一作特介以佐賓天子天下一家無為賓之義故巡守而適諸侯無介也天子祭天用犢而諸侯膳天子亦一犢尊之如天也諸侯

相朝饗禮畢主君惟酌饗也獻賓無籩豆之薦大夫來聘乃酌酒而薦脯醢位尊者禮重且明有馨德者不貴味也天子一飯即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亦告飽必侑之乃食君與工商賈飽然後已位尊者體備且明飽于德者不貪食也繁馬大帶在腹纓馬鞅在胸衆飾而織曰罽五色一市曰就繁纓皆對爲之大路殷輅祭天用之市質故馬亦少飾也先路第二等迎賓以先次路第三等以朝叉次第四等以戎漸加飾矣殷尚質故如此若周則玉路以祀十二就金路以賓九就象路以朝七就革路以戎五就木路以田前樊纓楊用尚文所貴異也諸侯朝王執圭朝后執璋聘諸侯用圭聘夫人用璋皆特達堂上而馬皮不升玉貴也琥爲虎形璜如半璧王饗諸侯諸侯相饗至酬賓時于公侯以琥將幣伯子男以璜將幣玉賤也鬼神單席以異于人爲敎不尚温暖也君視朝時于大夫各一揖之士旁三揖而已○按本篇所述多周禮子亦獨殷輅豈嘗聞子乘殷輅之說與

有以大爲貴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宫堂

之量伏生大傳言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爲內考工記天子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宗廟王寢皆同其餘降殺未聞棺槨厚丘封詳喪記月令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爵受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皆舊說缶鄭云大小未聞或曰壺四斛缶一石甒五斗有蓋無飾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佐食獻以散尸入舉奠觶主人授尸酢以角孔云天子諸侯大夫獻尸皆以爵無以散之文疏亡不具此祭用爵之大小也饗禮各以命數爲獻五獻謂子男缶壺以飲臣在門內外甒以饗君在堂上此饗禮設尊之貴小也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階以尺爲級天子九級諸侯七級大夫五級士三級

〇此亦周制。夏天子一尺，殷三尺。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祭天燔柴于壇，正祭于地。孔云此祭方帝，非也。棜禁，斯禁也。棜，木轝之名。禁形似棜，故以棜禁其名。禁者，爲酒戒也。孔云：棜與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青畫雲氣菱苕花爲飾。但棜深五尺，無足。禁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小刻其足爲褰帷形。天子廢去斯禁不用，天子用舟，諸侯用豐。罍謂無足曰廢，當是天子諸侯之禁無足，大夫士之禁足高三寸耳。若舟則高一尺盡，高八寸，乃高爲貴矣。且豐以承罰爵，非承尊也。張自烈謂禁無足，於有足尤非。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纁，赤黑色。門前入赤一曰縓，再入赤曰赬，以赬入黑曰纁。冕服各如命數，詳見王制。此舉大畧耳。有以

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當作瑑和去聲越音活鼏亦慎幂樿音展杓勺同○凡事之至敬者不以文爲美人之至親者不以容爲飾大圭太羹越席並見祭義犧尊見明堂位鼏覆之也杓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祭天尊爵用木不用玉也陳謂杓沃盥之具恐非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也禮有豐殺之不同察之而知其所貴之故則豐不得謂之豐殺不得謂之殺矣引子言以結上文末句記者語

右第五章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時未易言而能稱則歸于順合于體協于宜而時亦在其中矣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禮之多少凡以爲稱而其所以然者則皆本于心外心心見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內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謂鼓動之意天地之德發揚于外生物之理盛人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亦備焉所謂顯諸仁也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知不備物不足稱天地發揚之德而備物亦不足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有時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地之發揚同用焉有時愼其獨則禮之收斂謹密與天地之精微同體焉與吾心之內外而皆與天地同德此禮之所以行而多少皆稱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

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尊恭敬奉持之意鄭寅其獨也樂從容和順之形鄭樂其發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內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聲爲律身爲度也由此而制禮以理萬物故其多少皆可爲萬世則而不容稍有損益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君子通大夫以上天子之大夫常用太牢諸侯之大夫常用少牢遣奠卒哭祔祭亦太牢匹偶也班固云民與妻偶曰匹夫庾蔚云士與大夫爲介曰匹士攘僭竊也稱則爲禮不稱則攘矣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管晏事見檀弓濫放溢隘狹陋君子樂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濫慎其獨

而禮未嘗不至故少不隘若敢仲之濫不免于攘即平仲之隘亦非所以爲禮也夫上之行禮所以示民有常上失其道則無理義以爲紀而衆亂也孔子語家語與上不覺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蓋古辭而子述之非子自我也記者分引之以結上文

右第六章承上章而推其義衆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禮不美多品大饗不問卜不饒富二句曲禮○麾一作麻葆一作保○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掌祈福祥皆有故而擧若常祭則無祈也齊人謂快爲麾葆猶盛也寡事謂冠昏祭用受福然不以求福爲心時因當蚤然不必過求其快豐備因可樂然歸正有常規嘉事因可美然奠告有常式牲則欲肥腯然全具有常度焉因備物產然豆籩有定數此祭祀之當也王饗諸侯雖用祭器而不如祭之卜日雖有庭實而不必

饒益爲富此饗爲之當也○鄭以此大饗爲祀五帝呂陳爲南北郊按南北郊名禋祀五帝名大旅孔子分大饗大旅饗帝爲三等則呂非矣天官祀五帝卜日春官祀大神祭大祇與大鬼皆卜日則鄭非矣周禮大卜法天神曰祀地祈曰祭人鬼曰饗故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曰享先王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皆宗廟之名謂季秋饗帝有饗名以宗祀文王配上帝于明堂之太廟放祓以宗廟之名諸侯相朝及朝王饗之皆于太廟用祭祭故亦祓以宗廟之名然推禮重而物備節名大饗若郊則陶匏辟犢物不備矣饗大夫以下禮不重矣故有饗名而不云大也

右第七章 因上積與濫言之見不及不可過凡不可亦與奢寧儉之意也自此以下俱以君子

曰禮也者相間成亦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人之耳目手足各有其位非其位與不備同甚言不當之失○家語冉求問臧文仲知禮而孔子荅之之

詞上有故曰字按之似彼附合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禮有大小顯微備也其不可損益揜大則
當也經禮如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朝踐饋食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揖辭避之類其節數有三百三千之異
而設之必當則同行禮者必由之以行也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
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竭情無歉于心盡愼不違于理微小之至內心亦誠美見
于品物文著于威儀顯大之至外心亦誠也凡以設之皆當而已若語詞君子之於禮也有直
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
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推吐回反○直而行情所得伸無回曲也曲而殺如君前則名父父在爲母期祭次祖不諱諸祖之類經而等上下一致如人十等遞相臣父母之喪貴賤一之類順而討循次遞減如除殺以兩之類斷而播芟取上物以及下如餕及犀胞翟闕之類推而進推下之禮使上同如昏禮不攝盛大夫于祫弟子舉觶之類放而文加冕服推施放而不致如朝而裨冕畢市郊而大路越席之類順而摭拾取尊者之禮如祭士之子亦舉奠喪亦乘人專道之類凡以殺之各當而已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素白也王肅云舜尚青湯尚白鄭云青卽黑也道尚變亂名實以青爲黑以黑爲黃禮之大體如三綱五常民共由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或素或青之類若其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其禮之亦然者正以其道之一故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則道不變也

右第八章

復統言之言禮必求其當蓋當則體順宜稱俱在其中當者人事之當然而所以當

則天理之本然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孰熟通○禮本人情而作故曰王道必本乎人情然近情則褻遠則敬蓋情所由始亦致其敬而已而口欲味目欲色情以欲而漸流故于人情彌近者于天道彌遠如上古茹毛飲血血腥之薦乃祭所自始熟烹而祭乃祭之成故血腥爓祭豈近人情正以天道遠人故幽所自始以遠人爲敬也大饗謂禘祫先王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一獻謂羣小祀郊血先薦禘祫血腥連薦社稷五祀血腥爓同薦羣小祀則直薦熟矣祥蒙恩曰郊以燔爲始廟以灌爲始社稷以血始小祀以薦孰始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王陳作迟悮○禮不貴近情如此則君子行禮可以我情在于斯即起而

進致之乎.蓋禮之始本于天成于聖其節文委曲正所以善致其情.卽加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慼而躁.而情反無以致矣.○介如命數此舉侯伯以見例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頖一作郊.郊惡池滹沱同○郊以稷配.必先告稷.魯無稷廟.故于頖宮告之.或曰于郊所作宮告之.曰郊宮.惡池出山西繁峙縣.河之從祀俗名小黃河.配林在山東萊蕪縣.或曰在阿縣.泰山之從祀.俗名小泰山.故先告之.繫.繫牲于滌.散齊時先戒百官百姓.致齊時.又宿尸及賓.其卽事皆有漸.不敢欲速而近情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詔一作紹.相鄭去聲姚如字.介從姚.溫去聲.○擯以導儀.詔以達意.相以洽亂.步以見方.禮樂有此乃從容和順.亦不務欲速而近情也.鄭謂作樂有眡瞭以

相督省之行步恐非

右第九章言禮有由始情當以漸致之不可迫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陳澔曰本心之初天所賦禮制之初聖所作反之脩之皆不忘其初也○朔曰反本在自驗其心脩古貴心知其意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擗踊哭泣不立相詔之以發于本心之哀不待言也朝會燕饗必作樂樂之以本心之歡必如是乃暢也二者反本之事玄酒三者已見祭義皆脩古之事○喪亦有相但告以節非敬之當哀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主于反本脩古先王創禮遞通而文然不忘其初故學者有所述○姚舜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為

右第十章言禮有其初當反而修之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而萬物明焉人心惟內慎其德乃能外樂其發而萬物理焉此人心之德即天理之節故其用無物必以內心之節觀之然後物理可見而因物以付之無不當也然人非聖人其心未必當乎天理之節則作而致其情不能無失惟禮則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道消息盈虛之理有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欲察物必以禮察之乃能得也不然而察物不以理則無以得物理之宜其作事不當物理而人不敬出言不當物理而人不信矣故曰禮者乃物理之極致而人當由之以各造其極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

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材通○物各適用之謂材孟子有達財者故依也因也亹亹不已之意禮爲物之致故先王制禮必因所用之物而推極其義得乎物理之宜而後行之故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如爲朝夕必因日月出入之時爲高下必因山澤崇卑之勢蓋天時有乃物理之自然若時雨之澤其化甚速非有所强君子作事必順天時故其事之所達亹亹不已如時雨之化豈有弗敬信者哉○按此即前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而此所該甚廣郁以大事爲祭祀朝夕爲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爲祭天圜丘祭地方澤似拘而孔以雨澤爲祭天感而得雨尤謬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此以用人明因材之義有德如知仁聖義中和有道如孝友睦婣任卹有能如禮樂射御書數三者皆賢則舉而置之于位其餘衆人如月吉讀法

四時謹事亦聚而皆以著之嘗為惡之當戒皆因材而致其義也。此即前人官有能之意鄭謂祭而擇士亦拘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格同。此以祭祀明因材之義中貞也誠也吉土謂郊之地鳳凰明堂皆在焉聖人仰觀俯察崇效卑法凡所以事天地者莫不因天地之自然故有時因名山以升中因吉土以饗帝而帝天饗之諸福之物不期自致此天人相與之故感于至微應于至顯故聖人垂拱而天下治要惟因物而致其義也。按封禪之說皆以此名山升中為據范曄謂王者易姓必封土為壇以告天者一代之始後世必守但修之陳氏易之謂巡守升進此方諸侯治平之績以告天按巡守而慶賞則有之從無以諸侯之績告天之禮且觀侯考績在柴望後緣未考先告也讀詩時邁篇曰昊天其子殷之篇曰時周之

命則祈受命而祭告諷有之後則巡但類而出至四岳不再告也又四岳唯祭山有明堂餘三岳無有說者謂常出乎震見代也易代于此一告耳凡祭天必燔于壇祭于地爲瘞曰封除地曰墠非别有封禪一禮也金縢玉檢滋妄乃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聖人舉事後天奉時

是聖人一天道也天不言而萬物成日月流行無非教也聖人無爲而民化禮樂交錯無非德也即如廟祭之時君在阼階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是禮交動于上其堂下在西之懸鼓亦與在東之應鼓相應是樂交應乎下斯其和協之所感又豈不足以治天下哉○熊謂射禮縣鼓在應鼓相連此是祭禮天子罍尊在堂下此

是諸侯禮陳謂禮樂之器以西爲上罍周尊故東罍夏尊故西縣鼓大故東應鼓小故西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衺而不治者則微矣祭義○始人心之本然鬼神天地之功用凡天時所生地理所成皆其造化之迹也和用物各得所則用無不和所謂利物足以和義也義者分之殺讓者情之遜微少也無也禮者物之致而賢僃財物致其義巳哉蓋人心始于無知愛敬之良故知用物而物之生于天成于地皆鬼神之功是必合于人心聯于鬼神乃能理萬物而爲之用而其用之者又有上事下接之義不治則悖逆生焉又有往來辭讓之道不治則爭起焉先王制禮以治天下之情而非合此五者亦不足以治禮故必致反始以厚人心之本致

鬼神以尊天地之功致和用以立民之紀致義以明上下之分致讓以去爭奪之心夫然後足以治幽治明而民之上下平交無不治矣。賦曰郊以反萬物之始祧以反生民之始亦通

右第十一章 上二章原其始初此乃推而廣之以極其盛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禮之節文度數雖出人爲而尊卑等殺自天而出是禮乃反其所自生樂之欣喜懽愛雖出吾心而非治定功成無由以作是樂乃樂其所自成也先王反所自生以制禮則本之進退降殺皆天則之宜而有以節人之事樂所自成以修樂則志之廣大和平情形

見于樂而可以道人之志故觀其禮節樂和而世之治可知也不然禮慝樂淫能無亂乎蘧伯玉言君子之人敏達故觀百工制器之良即知其心之巧況禮樂皆心之發則觀其禮樂之足以節事道志而反所自生樂所自成之知不可知乎夫禮之制樂之修祗吾心所發而能與人以治與人以亂故君子必慎之而不輕發也

太廟之內狀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制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此以下雜舉禮之大者以明禮以節事之意此三節則以祭言也納牲于庭先奉幣以告神而後殺牲大夫奉幣以從天子及上公九獻制祭在朝

踐時侯伯無三獻故夫人副褘薦盎割牲在饋熟時侯伯無五獻故夫人亞薦酒子男於無夫人之薦此衆侯伯以見側也制祭割牲則卿大夫從君薦盎薦酒則命婦從夫人納牲血毛詔祭於室羨定以從熟爲飾者牲既熟將迎尸入室行饋熟禮先以炙告神于堂與鄉飲同義陳訓定爲熟內侯鄭謂正祭祊在廟門內繹祭在廟門外此言外指繹祭愚謂對室言則門內亦外也疑統言之致慤求饗皆內心之誠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

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卑小祀止一獻其禮質畧社稷五祀則漸文山川則愈君至七獻以祀獻

賓則神明之矣而猶不若禘祫九獻者之爲王事也舊說五獻四望山川七獻先公禘祭亦七獻愚謂祼視公瀆覿侯當不止五獻禘不輕于祫上祀先公以天子禮無緣止七獻也金鍾也鍾以金鑄而金之用莫重于鍾故或謂金爲鍾或謂鍾爲金此內金謂尸入而奏肆夏與燕居篇入門而金作皆謂鍾爲金也金次之謂諸侯所貢之金下言以鍾次之則又謂鍾爲金也束帛加璧以侑尸也陳于庭者以龜居前列爲能紹天明故先之而金性從革不逆于人故次之頁衆其財王者當有四海而不私其有皆與衆共之也尸出亦奏肆夏以送之入如是出如是以肆夏爲九夏之最重者鄭謂肆夏爲陔謂助祭賓出當奏陔夏非其物備其樂盛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如此所以爲王事也此明外心之矣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郊特牲○此下五節以賓禮言郊先以犢之牛貴柴實上帝之後以其牛

正祭于地無羊與豕故ㄏ牲太牢則取肥腯月羊豕具矣天子禮來朝之諸侯止以社稷而諸侯膳犬子此于郊天以誠為敬不在備物也猶無牲牲之欲故誠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下大饗謂王饗諸侯諸侯來朝廟中將幣畢天子命宗伯饗之于廟皆用祭器以圭瓚酌鬱鬯灌之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不酢灌畢設太牢之饌先服脩于筵前而餘饌次之夫大饗先王用氣臭而大饗諸侯亦灌用臭先王不饗味而尚服脩亦不饗味禮賓如事神敬亦至矣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大饗兩君相朝饗之于廟亦用祭器敵則無降故席各三重受賓酢亦然若使卿來聘大夫為介饗之時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禮當三獻卿大夫席皆再重以為賓故設尊于卿而專席則君於受酢之時亦專席不敢以

君之尊臨賓故降而就之也此皆以少爲貴以其內心也○按設席之時大夫亦再重大夫就席自徹之而君不辭者彼自爲卿讓卿亦不辭者又嫌于爲主也燕禮賓辭主人不辭君此于君有辭者異國之臣不同本國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往熊本作任○旅陳也天子巡守諸侯朝聘于天子及相朝聘凡行饗禮俱有庭實也物所有宜故不定其物地有遠邇亦不定其期金也參之居庭實之間周禮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若皋于天子則皆以璧琮此亦舉一以例也往熊讀作任猶尊也或謂有德而歸往或謂彼以德來我以德往俱可通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旦鄭謂神戒如字○蕭豆許祭義旦明詩昊天曰旦昊天曰明然以賓門為人門樂以廟門為大門易以敬和易之中有嚴敬也闋止也主君獻賓樂作賓卒爵樂止賓酢主君樂作主卒爵樂止君賓非敵則賓及庭樂作主人獻賓賓卒酒告旨樂止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樂止歎之歎其自然道和之妙也奠酬賓奠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以德貴之音發賓主之德也旅幣籩豆皆以多為貴以其外心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

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俱郊特牲○因上言及饗遂并言禮樂以應禮以節事樂以道志之意又因祭饗而推言之及于養孤老見其義皆相通也天地之氣陽舒陰斂故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下之物不外陰陽陰陽和而萬物得矣則理天下詎外禮樂哉大哉禮樂卹孤子八人以成春事爵上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享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此舉春以詠夏舉秋以詠冬故錯言春禘秋食耆老也禘嘗皆以追孝饗食皆以用恩而一用樂一不用樂饗禘用飲為陽食嘗用食為陰要人舉事無不順陰陽以理萬物此陰陽之所以和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按周禘祫時祭無不用樂春秋皆養孤子食耆老能詣此節般制秋冬止有管絃之樂無鐘鼓之樂然爾須言席鼓有變即言斷于蒸嘗惟說未確也蓋漢儒各以所附為說耳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

道體其本也此因上更推言之因粹精之天尊故主敬崩親故主仁喪一于哀故主忠而附身附棺一有不至則亦倫于親故必備服器乃為仁之至也和物足以和義故賓客用幣為義之主合言之則忠即仁敬即義仁義根于心而無形禮見于事而有象仁義雖禮所由生而非禮則仁義亦無由而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必本禮以觀之所謂觀其發而人可知也不然察物不由禮何以得之哉前言禮樂而此言仁義禮近義樂近仁也

右第十二章廣言用物之宜有以多為貴有以少為貴總欲其稱皆以申義理禮之文之意而末則欲人由禮之文以深探其意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貴也甘者味之中白者色之質故可以受和受采而忠信則人之質也人不忠信則習于禮亦虛文耳何以行之哉

右第十三章承上忠信禮之本而言前既廣言義理而後復歸本忠信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饗謂追享朝享祭一獻而三獻五獻該之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四望蓋合五帝而祀之若明堂之祀方明也記五帝不名饗者無事鄉也若止祭山川名旅不名大矣饗帝謂南北郊誦詩三百可謂博于文矣而誠不至則不足以格神家語亦子對魯定公問郊語記者述之見必有忠信之本乃能通義理之文而可以議禮也

右第十四章承上章以起下二章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朝音潮○逮闇大昕晨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皆倦怠之容室事正祭而事尸于室堂事既祭而賓尸于堂季氏上大夫其禮如此若天子諸侯則既灌亦迎尸出為堂事下大夫則即下室為加爵不賓尸也交謂執事者往來之疾晏朝莫夕之時質明不必逮闇晏朝不必繼燭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許之

右第十五章子路忠信人也引孔子語以明得其人之為貴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綦左作忌奧家語作竈鄭讀爨今從

鄭盛音成。文仲名辰臧孫氏哀伯達之孫伯氏缾之子夏父氏弗綦名時爲宗伯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雖閔公之庶兄閔先立則僖嘗爲臣臣不可先君故躋僖爲逆祀嘗時宗有司爭之展禽非之而仲爲政卒聽弗綦是罪在仲也周禮賓柴祀日月星辰血祭祭五祀況廟中祭竈竟祭爨其神不過古老婦之司炊者幷非五祀之竈其禮但盛食於盆尊以瓶酒耳豈可以賓柴重禮祭之乎王肅謂夏祀竈祀以先炊今不從者以盛於盆尊於瓶非祀竈禮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郊特牲。家語季桓子將祭三日而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而孔子答之禮齊者不樂大夫散齊九日致齊一日以因事繫也季氏以九月猶在散齊中故音不絕孔子言此實入致齊期限中二日而猶鼓鍾其志散矣何以祭乎蓋以從政可以燕樂不可也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郊特牲。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而孔子答之蓋禮繹于廟

門外之西室以常有事于此也于庿門則大遠矣祊于西方以賓尸故將之也于東方非賓之矣前朝而後市以先義後利也皆于西則非辨之矣鄭謂朝時市于東夕時市于西今朝市于西失之考周禮市無分東西者恐未然

右第十六章 雜引孔子語以明非其人則禮不虛道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郊特牲○將言諸侯大夫之僭禮而先舉天子諸侯所不臣者言之見此乃天子諸侯以殊禮禮之非諸侯可用天子禮大夫可用諸侯禮也天子尊二王後故使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所以尊其賢然止二代而已若如杞鄫焦陳宋嘗不臣之也況他諸侯之國乎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禮失國之君故猶待以國君禮所以尊其與常與已等夷然止及身而已若其子若孫未嘗不臣之也況本其國大夫乎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大夫

而饗君非禮也

天子禮諸侯故燕饗可以諸侯爲客而天子適諸侯諸侯莫敢饗天子者諸侯不敢有其國自爲主而以客禮待天子也諸侯禮大夫故燕饗可以大夫爲賓而諸侯適其臣升自阼階者大夫不敢有其室若饗君則自爲主而以客禮待君矣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

此明失禮所自起春朝以客禮待諸侯則天子下堂而以車出迎于門外秋覲以臣禮待諸侯則天子負依以立諸侯執玉入覲春見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冬一受于廟蓋春尚和秋尚嚴以明分也夷王名燮懿王子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諸侯復立之王德其立己故雖秋覲亦下堂出迎而王室始卑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胡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聘者親往而臣從則

無私覿之禮言聘禮之有私覿者不往但使執圭往使故必申己之信于鄰國之君然亦君命之非私交也若從君則不敢私覿所以申其敬于君而是時且有庭實比于君之為幣者則直臣出而與君貳矣臣敢如是哉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天子之樂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周人尚赤牲用騂惟周公白牡天子磬以玉諸侯石大武之樂象太公周召者侯得用之冕而總干象武王若不得用也○按此明指魯禮為僭猶義勝于祭統明堂位而孔反謂魯當用何哉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繡鄭讀綃今如字○臺門見前旅樹反坫見檀弓中衣見玉藻繡為黼文詩素衣朱襮是也冕服是絲則中衣用素皮弁朝服玄端皆麻則中衣用布今大夫以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之緣皆僭諸侯矣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

也。周禮司烜氏有大賓共庭燎大戴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以百僕天子矣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燕禮賓及庭乃奏肆夏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蓋王夏惟天子用之肆夏以下諸侯得用陔夏則大夫亦用文子名武晉大夫奏肆夏僭諸侯矣其僭皆以時為說主諸侯來朝故所謂禮樂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也○按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樂崩從之而亡是也呂叔玉因府遹有肆于時夏何欲以當肆夏并以執競思文當繁遏渠今讀其詩與尸出入何與而昊天其子諧侯敢通用乎餘八夏以何詩當之耶蓋樂有金奏笙奏笙奏倖小金奏蓀穿有不歌而但奏器者有歌詩而卽以調合之者若今七調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叔牙罪誅。而季友隱其惡。仍為之置後。故仲叔以季為大宗。

且立桓廟于家稱三桓焉其宗季禮也立桓廟非禮也○
按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其所自出故魯立
文王廟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于采地故邑有先君之廟
曰都王子母弟無功德不得封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
故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王廟愚謂皆非也天子之
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言無功德不封亦于
采地立祖王廟是無人不祖天子矣明堂位言以禘禮祀
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左傳吳子卒臨于文王廟蓋魯
爲諸姬之大宗昏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歸周多使魯
主之故立文王廟以爲統宗之地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
非以爲祖故有告而無祭也若以爲祖則太廟當祀文王
而周公不得稱太廟祫禘當于文王廟不于周公廟矣若
季雖爲三家之宗而君在焉昏喪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
不使季主不得援魯立文王爲例而立桓公廟且以爲祖
而祭之也邑有先君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在豐故
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絳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
沃故傳言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廟于其邑也
又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致福于國

國有大故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祖王廟之大書所祭者乃卿大夫之祖臣祭亦歸祖于公日膳禱祀亦及先臣若所云百辟卿士之有功于民者或其地有山川及因國之無主後者非祖王也儒者說經欲以明禮而曲爲非禮緣飾可乎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通結上文言其始以天子之微而諸侯敢于僭其極以大夫之强而諸侯爲所脅至于越其等列以相貨賂其貨利以相誘而天下之禮無不亡矣蓋甚疾之之辭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俱郊特牲○三桓之殺若慶父縊叔牙酖汜者衆忿大夫之强而諸侯脅故作此伏辭其實專殺大夫亦禮所不許必告于王乃殺之也

右第十七章復雜舉諸禮而推其義因歷舉其失禮之大者而指其所由失禮至此不惟不能脩美而反人于同夫惟不忠信因不講于義理也

終

禮記卷九之二

任啓運章句

禮運

孔本第九尚本第二十八今定為第三十三〇宋子曰胡明仲云禮運子游作陳澔曰記帝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子游門人所記禹城曰以運命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衰而為杞宋幽厲為幽國疵國僭君脅君汙隆升降皆時會為之以運行言則自分天地轉陰陽柄四時播五行垂而為日星發而為山川明有制度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太一為之也一篇前後義脈兩端姚舜牧曰其大旨要在謹禮謹禮則能挽小康為大同承天道以治人情乃君之大柄然治必有本故貴立身無過之地其下敎以守正敎以作則故以修義之柄禮之序明于順乃能守危總責成君身見治人必先自講也黃叔暘曰天人相爲待應先法陰陽而作禮樂精以禮樂而贊陰陽接如此則通會雖有不齊而王者自能挽之矣吳子云禮運是一大片段文字渾然特大體讀之自見

細碎求之必不得今欲易曉姑析爲十二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並去聲○家語是時孔子爲魯司寇凡祭必立賓言與非正賓也觀卽臺門見禮器嘆魯之意詳後四節英其傚賢者未逮而有志亦欲爲東周之意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矜鰥同家

語無男有分二句○此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舉天下人無有私己也上之人所尊者惟賢所與者惟能爲天下得人之公也所講者信義所修者親睦一天下大和之公也故下之人亦順之而無不公焉不獨親吾親而且及人之親不獨子吾子而且及人之子蓋其爲治惟使老幼壯者各得其所鰥寡孤獨各得其養男各有所事女各有所依貨無所棄力無所所斯於是而已是以變詐不生戶反設于外而不閉此渾朴未漓之世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故曰大同也壯有所用如秀者用之學朴者用之農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今本錯禹湯上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

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五句今本錯以設上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家語無故謀等句止有大人七字禹湯二十六字下有禮之所與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二十一字

○此乃言三代之英也天下爲家人人有自私之意也下之人止知有親不知及人之親止知有子不知及人之子貨必藏于己力必出于己之用故欺詐之謀用是爲已之意而生兵由是爲己之事而起即上之大人亦不能不私其親子而以父子相世兄弟相及爲禮不能不私其貨力而以高其城郭深其溝池爲固大巽于遠賢與能外戶不閉之世矣由是因世及之意設建國立家之制度以處其子孫自公卿至士庶各授田以養之里以居之各有其貨各保其力且有善用其力而爲勇善用其謀

而為知者則賢之有能為我定謀為我宣力者則功之此運會遞遷之勢雖大人亦不能挽也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則由此而為三代之英選矣蓋此六君子未有不謹于禮者也夫禮由義起必以禮為人倫之紀君臣主敬禮以正之父子主恩禮以篤之兄弟一本禮以睦之夫婦有別禮以和之各得其宜如此則禮行而義以著且行之實而信以成其能者可以此舉之不能行而有道者亦以此者之而相型者仁仁為禮之本也相講者誠讓為禮之實也蓋世道之變起于民心之無常君子以義正以示民有常也如有不由禮者則勢位必亡人皆以為殃禍所必及矣此其兢業不敢縱恣之心觀大同之氣象殊小而禍亂不作揜亦可以為康也○禮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已行乎其間豈至三代而後有待大同之世人心功穢日由禮而不知至三代乃覺聖人以是為教耳以營寔觀羲農則唐虞已覺其文以夏殷觀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朴風氣漸闢而漸薄聖人裁成以徵其齊輔相以觀其闕是亦與時偕行而已

右第一章言上古不見有禮至三代乃見禮治之急也○愚按家語原文知記者刪改未當而得謬細推疏義又知本文有錯簡故正之至大同小康之說王石梁皆爲近于老莊但孔子謂韶盡善武未盡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不同則治化亦異但總是天理上事與私心詐力迥殊後人非湯武者純是以後世私心議湯武者又不識聖人分上階級均之無當耳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家語闕失之至于地三十八字○天渾然一理而所生之物其

不各有自然之則于其間此天道之本然也然天之道無不同而人之情則有異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惟聖人本天則以治之使不失其則也詩衛風相鼠篇發布散之意列則亦散之而有行列次序也天資始則一地資生則分鬼神又天地之功用故聖人之承天也大始取諸天之一順承取諸地之布其屈伸變化取諸鬼神之推遷而後達于吉凶賓嘉之禮以治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無不正也鬼神兼後山川五祀祖廟言之

右第二章 承上章言聖人之以禮治人皆本于天道本天治人一篇大旨下文反覆申言之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夏時鄭曰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坤乾殷易先坤後乾即歸藏也坤乾言義即象而探

其理夏勝言等推類以盡其餘子游欲問禮制之全孔子言我欲夏殷之道故之杞宋無如杞宋文獻不足禮已無徵然我即坤乾一書以知其意即夏時一書以槩其全而不足徵者皆如見之特無徵不信不可名言耳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捭音伯汙音蛙抔音裴蕢由通〇此統古今文質之變以極言之中古未有釜甑淅黍米裂豚肉而加之燒石之上以爲熟米有尊鑿掘地汙下以注水而兩手掬之以爲飲其爲飲食至陋而心知報本即以此爲祭而且以由擊地以樂神此其致敬于鬼神者人情即天道之自然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升孰熟通〇復見大記飯含也腥生肉鄭曰生米禮之初初如是生而如致敬于鬼神故及其死也人亦以鬼神事

之升屋號之不生然後飯腥于含之時苴熟于葬之白其
飯腥者以未播之前如是其苴熟者以既播之後如是循
以飲食之道待之也所以然者神陽鬼陰陰陽合而生散
而死又生爲陽死爲陰今見其體魄之降爲陰爲鬼則知
其氣之上爲陽爲神神升故望諸天以號之鬼降故藏諸
地以葬之天陽而地陰也見人生皆嚮南鄉則知死必首
北首南陽而北陰也凡此順于鬼神者皆從其初致
敬鬼神之一念而生此人情即本天道之自然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橧音曾○因上章孰飯腥
此推言火之利營窟累土

以居若獸之穴橧巢橧木以處若鳥之巢茹毛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上古燧人始出火而用未廣神農修之乃[illegible]也范形模也無屋曰臺有屋而四達曰榭宴而廟皃曰危加火上曰燔炮以燬曰烹貫而燔曰炙骼即作藏金以火鑄土以火陶炮燔烹炙皆以火熟酒醴亦火熟而后釀之麻繭亦火煮而後可績可繅可湅皆修火之利也朔望事之初此又因致敬鬼神之亦而遞益之也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盞通粢鄭讀齊才細反今如字○周禮五齊一泛齊始造一宿而滓上浮此不言非天子不用也二醴齊其米猶有體而未化即醴也三盎齊酒成而滃然蔥白色即盞也粢六穀之總名釀酒以粢故中舉之四[illegible]齊[illegible]然而紅赤即醍也五沈齊酒滓熟而滓沈即澄也[illegible]齊酒

也一清酒新醳者賓長獻尸自酢用之二事酒舊醳者[illegible]眡執事用之三昔酒冬釀夏成陪位無事者用之玄酒室內近北泛齊室中醴戶內醆戶外醍堂上澄堂下三酒在登之南先玄酒以從古味愈厚則愈貴牲鼎以備養列音以備樂祝嘏以備事此皆三代謹禮之事備物如此當祭之時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咸得而又夫婦有所以備內外之位定陰陽之位雖未獻而已可格神矣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一作趏音活　冪一作羃音覓

○此言朝踐時事周禮六號一神號若昊天上帝二鬼號若皇祖皇考三示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一元大武剛鬣柔毛五齍號若明粢薌合六幣號若嘉玉量幣皆美稱之以告神也殽體解也孰謂爓之周禮爓祭不用越席疏亦孔云此夏殷禮孔子于此取之或殷將之義也澣帛染布也曰醴三獻泛齊四獻醴齊其醆于饋食用之禮俱不

用泛齊故醆卽于此用之君獻尸賓長以肵從夫人醆兄弟以燔從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故用醆玄酒血毛腥俎從上古熟殺醴醆燔炙從中古物備矣而又君與夫人交獻合人陰陽之宜使鬼神陰陽之氣歆者算奠之中亦于是合焉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嘉鬼神之魂魄乃所以合之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此言饋食時事合亨既薦爛而後熟之也尸俎惟載右胖亨則合之既亨乃分別牲體之貴賤以供尸及賓客獻酬之俎也士牲用豕大夫加羊諸侯加牛此又加犬先儒疑上公體若天子又加馬與誰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詳見祭義篇善也此從今禮饋食既享于神而恩意之及賓客兄弟者又周流普徧至祝以孝告而人之心達于鬼神嘏以慈告而鬼神之心亦達于人陰陽交而幽明洽豈不大善乎夫禮之初始于一飲然上古荒畧禮猶未成至三代歷質文之變極損益之宜而情文大備此禮之大成而爲三代之

莫也欲聞禮之極即此可觀矣
禮莫重于祭故專以祭言之

右第三章 極言禮之盛所謂郁郁乎文吾從周者也聖人豈敢三代尊上古哉○家語別屬周

禮篇以此爲正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家語上有言偃

曰今之君子莫知由禮何也句○周道傷于幽厲則欲觀周禮必于魯然周公制禮以垂萬世而守之者乃在其子孫周公不已衰乎夫杞宋之郊亦爲其祖禹湯常爲天子一代之制作子孫當世守之耳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周公所定之禮甚明魯諸侯而可郊乎不言禘禘從成王賜郊未嘗賜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

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假家語作嘉宜從之○常古常行之古法周禮大祝掌六祝六祈皆祭祀六典藏之太史隸于春官易變而瀆亂也君明德以薦馨香則祝史正辭而其善大矣若但祝史陳藏其辭說而人不知則必矯誣求媚非昏昧之國而何

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夏用醆殷用斝祝先奠于鉶南尸入舉之杞宋天子之事守故以獻尸及君諸侯用之是僭禮之君也孔訓爵賜故得用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弁君賜乃服兵革私家不藏大夫世其官而竟藏之所謂大夫強而諸侯脅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惟有家宰其屬亦置家司馬司徒然攝官不備也四命受器乃備祭器大夫有采邑而不備無采并不得備天子之大夫判縣諸侯之大夫左縣右磬若未賜并不得用故少牢禮不言奏樂亂國君臣無別

上下亂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
臣同國曰臣曰僕貴賤之分也喪昏不使王者體人之情也若君不體臣之情而以三年之喪使之是使臣
以衰裳入朝視其朝如私家也或輕其臣而使與家僕雜
居齊齒是卑仕于公者如仕于家而公朝無異于私家也
是君自卑而與臣同國也○觀檀弓蟜固語是當時且不
敢以齊衰入卿大夫之家何况公朝蓋此節是言君之輕
其臣正以自輕所謂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世及時所敵
之制度也天子苗文武之子孫賢如魯晉衛皆建國若毛郕
亦有采地以爲卿大夫其餘天子子孫不得建國賢者分
以畿內之田不賢但養以畿內公田之稅諸侯子孫賢者
亦受采邑不賢亦養以田之稅大夫不得創采邑與子孫

但賓以禮入而已如此則使之各得其分而禮制行爭奪息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巡守諸侯不敢以己之朝覲之故舍天子于祖廟若非禮而枉適諸侯與舍其祖廟而苟為嫌嫚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也鄭曰禮籍諸侯之簿籍天子雖尊猶有敬也自拱物也亦通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與臣為謔問疾弔喪見大記謔猶戲也天子棄禮而諸侯僭諸侯棄禮而大夫僭其端皆起于上可不謹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

國。僭忒之禍起于天子諸侯之自失其禮。則禮非君所執以治之柄乎。嫌者似而難辨。禮以別之則決。微者細而難知。禮以明之則光。鬼神遠而難求。禮以儐之則格。制度繁而易淆。禮以考之則定。仁義相爲體而一輕一重各有當。既禮以別之則辨。此皆所以治政而君身賴以安也。不然則政不正而君位亦危矣。倍者不法。竊者不廉。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君臣皆不正。則思峻法以取民。而俗亦敝。俗敝則將施不測之恩威。以誘民震民。而法愈無常。則顛倒衡決。常制蕩然。而禮愈紊列矣。夫禮無列。則朝不信道而士不守刑。賤俗敝則民無所措手足而不歸。其病庸可瘳乎。

右第四章。此乃明前之發嘆之故。見當時不由禮。而在勢者將危亦衆以爲殃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謂居而安也。政治則君安，故政爲君之所以藏身。然政非君所能自爲也，必本乎天而效布之以降命焉。夫天無所不統，天命亦無時不行。君能法天，則于社見地道承天之理，可以別嫌明微；于祖廟見奉祖率親之理，可以別仁義；于山川見鬼神生物之理，可以儐鬼神；于五祀見四時分職之理，可以考制度。如此則足以治政，而君亦安。聖人之藏身，安而且久，凡以此也。○統言之，則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故前曰列于鬼神，下曰並于鬼神。分言之，則草木之榮枯，水泉之盈涸，鬼神之屈伸往來，在山川尤易見，故後曰山川所以儐鬼神。其以敬地見別嫌明微者，易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疑于陽必戰，嫌于無陽，故稱龍焉。故別嫌明微在于敬地。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治政以安身，而所以治政惟在于禮。故聖人制禮，必參天敬地，而以身參之，必降于祖廟五祀

山川而以身並之也所存謂體之身而藏於心所樂謂誠其身而及乎物聖人不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神自然之則而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實然此其所以身安而政無不治也○按文義與易繫傳所居而安四句相似或分禮樂非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生時生財皆天地之功用則皆天地而鬼神在其中人皆受生於天地而又加以父師之養教然天地父師各一其道而不能相通惟君兼成輔相可以參天地之功正德厚生可以兼父師之道以正用之足以爲民之治然必先自立于無過之地乃可以治民故處其所存必于禮之序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

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陳讀上三明字爲則。鄭讀則君則字爲明。今並如字。○君當立于無過之地。故必自明其爲使民共仰其明。而非以明人爲事。且爲人所養所事。不身爲養人事人之事也。蓋君以明人爲事。則自治疎而不能立身無過之地。且養人則勢有不給。事人則失居尊之體。而并無以治民。故皆不爲也。推百姓。則富則君之明以自治。且供賦以自安其分。效忠以自成其名。凡蓋如是。則禮之序自上而達于下。人衆皆于君臣之分皆知。則君養君事君爲吾分所當爲。如此則心安理得。死亦其所愛。不如是。則無以立天地間。而生亦其所患矣。此禮之序節民之所以治。而聖人之所樂而玩者。原不越所居而安者也。○陳謂君不可則人。恐開侮慢自賢之病矣。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人皆知則君則知用之觀決而變詐去。皆知事君。則勇用之宜力而暴橫去。皆知養君。則仁用之愛戲而私利去。是君能以正用而用民皆歸于正。

也若臧武仲之知則用其詐祁獻子之賤寡則用其怒陳氏之厚施則用其貪而已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鄭旗辨非今如字○禮達而分定則人之受死皆公義也如君死社稷義之正也若大夫死其宗廟則知有家不知其國豈非變乎晏子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晉欒盈范中行之亂其家衆多為之死者蓋以為義而為之不知其為變大抵禮不達而分不定也

右第五章此承前先王承天之道而申言之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耐鄭云古能字孔云能三足鼈後世借能代耐幸存者一二而已○知人之情而因示以當然之義合義則利失義則患然後民之所愛所惡皆合于義所以能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異于大道之行也何謂人情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愛與欲似而不同者愛因物生欲自我出愛延悅之欲求得之也猶十義而相信相睦則為大利反十義而相爭相奪則為大害聖人所以治情惟明禮而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喜與愛皆欲之屬怒哀懼皆惡之屬故欲惡為心之大端心藏于內似乎難測而聖人必知其情者惟以禮照之也言動

皆合乎禮則其情必平不然情動于中而失卽形于外以禮照之必無過情孔孟所謂爲度者也○據三才同身有禮乃能以禮觀人

右第六章此承前治人之情而申言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德以質理言交以變合言會以類聚言秀以純全言乾健而不息坤順而有常天地之理必乘乎氣以運天氣下降地氣上躋而陰陽于是乎交其始交也乃神之伸其既交也仰鬼之屈而此陰陽之氣又有中與老少之不同則爲木火土金水陽變陰合鬼屈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而于其閒又有偏全粹駁之不同其偏者駁者爲物全者粹者爲人故人者卽天地健順之德陰陽變合之交鬼神屈伸之會而五行純全之秀氣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

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先以天地之和言之見人所以生所以養者于是也天在上其所秉者陽而日星光垂于下是陽常下施地在下其所秉者陰而山川寂通于上是陰常上濟陰陽變合而陽之稱爲木司春陽之盛爲火司夏陰之少爲金司秋陰之老爲水司冬冲氣爲土居中而附于四季和氣順布則日順執而月隨之朔望盈闕皆以三五爲期而無朓朒仄慝之患也姚舜牧曰五行生數自一至五合之得十五故盈闕皆以三五爲期湯道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愚按三五明成而魄生又三五魄成而明生故皆曰月生蓋天地之數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書縱橫斜列四周皆得十五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竭鄭曰負戴之意愚謂亦終禪之意蓋出前而觀則火所負戴而生我者木自後而觀則木禪火而木之氣亦終竭矣木生于火金生下土水生于金木生于水皆然所謂逝者如斯夫終則有始天行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本猶根也陰根陽陽根陰木根水水根金金根土春爲夏根夏爲秋根三月爲二月之根

二月爲三月之根循環無端無有止息也○五聲六律十
陳澔曰已往爲現在所滿見在爲將來所本

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陰法也加六間
之陰以呂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則十二管矣
蓋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天陽奇故正聲止于五地之中
數六六以爲律地陰偶故律必呂之而成十二管也夫聲
合淸濁正變亦十二焉故十二律以飾之而止言五聲者
宮商角徵有濁有淸羽已至淸故無羽淸是四淸即五聲
之再周變宮變徵及變宮之淸皆不用則所用仍五聲也
以今器色言之四宮也乙變宮也上商尺角工徵凡變徵
六羽也而宮調乙凡不用則猶五聲也旋相爲宮者毛奇
齡曰正生淸由低而高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接七正
環而至于高如宮調四上尺工六而繼以伵仩伬仜仉淸
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中呂姑洗夾鍾大簇接五淸環而至
于低如工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舊
說宮商角徵羽五音尊卑之次宮徵商羽角五聲相生之
次黃鍾子大呂丑太簇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蕤賓午

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十二管順序之次，黃鍾一，林鍾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十二管相生之次，如第一黃鍾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第二林鍾宮，則太簇徵，南呂商，姑洗羽，應鍾角，蕤賓變宮，大呂變徵，第三太簇宮，以下遞以次遷，十二律各旋五聲，則六十律，各加二變，則六十四調，按聲無羽下能生變宮之理，則毛氏次變宮于正宮下，變徵于正徵下得之，且黃鍾為陽律之首，不待仲呂之生，大呂陰呂之首，不待蕤賓之生，毛氏謂黃鍾至尊，周律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救以全其清，仲呂周六律，蕤賓周五律，皆無濟，林鍾下五律祇清聲耳，故調止于七，則皆所云六十律六十四調，皆虛談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和去聲○春酸夏苦季夏甘秋辛冬鹹為五味，加本味之淡為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相為質，如夏以苦為主春以酸為主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春青夏赤夏季黃秋

白冬黑爲五色,加天之玄爲六章,十二衣,十二月所服,相爲質,如春以青爲主,夏以赤爲主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無心而人於天地之中,具天地之德,是天地爲體,而人爲心,代天地以有思者也,五行無端,而人具五行之氣,是五行之用,而人之用,願代天地以有爲者也,且五行之氣越于聲達于味,擇于色,而人皆資以爲養,則又取精多而用物宏,所以爲萬物之靈也。○附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天道福善禍淫,福善者人欲福之,淫者人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湯三才曰論其初,造化是活的,人是造化做就的,論其後則天地做不來的事,都要人做,轉覺造化是定的,人是活的

右第七章,明人所由生,見人之情原本于天之道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

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人之生也由于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本者根諸自然之理端者因其自達之幾本尚無形而端稍有可見也四時日月即天地陰陽之運行而可見者柄所以舉紀所以理量所以聚聖人舉事因時以舉其大綱而每日所行又細理別其條理至于積月之久又統大槩以考其成然後本立而末已該端引而終亦見天地陰陽之理乃無餘蘊矣而猶未已也鬼神之變化無息而聖人以之爲徒其無息同五行之功用各正而聖人以之爲質其各正又同是聖人所制之禮其義至精而爲法至當如規矩之于方員繩墨之于曲直足以爲治情之器而人情爲田禮以耕之至于大化翔洽四靈且以爲畜矣○陳澔曰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所以紀時而作事丹再叅曰每月星躔一度故日日星器如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則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

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天地為本

則萬物皆末，本得而末從之，故物可舉。陰陽為端，則物方與而情已著，如事之屬于陰者，必怒必哀必懼必惡；事之屬乎陽者，必喜必愛必欲。若易觀其所屬，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得其情，然後度所以治其情。四時為柄，則所事者綜其大綱，而事已可勸，如王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學者春詩秋禮；耕者東作西成，皆是。日星為紀，則于每日之中各有當行之條件，而事可列。月以為量，又舉一月所事而考其成功，熟而有藝，若樹藝者，制其宜，植其本，盡其功，而歸于成熟也。鬼神為徒，則循環無窮，而事可守，所謂運而不已也。五行為質，則迭乘代起，而事可復，所謂終則有

始也。如是則禮義負足爲治情之器而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凡事之行其得失皆有考矣。奧如國語奧草之奧。謂深茂也。人情爲田禮以耕之則其情暢茂而深密矣。鄭謂奧主也。田有主則不荒。人以聖人爲主則情不荒。王謂人知向方如室有奧並通由是四靈爲畜則和氣充滿。萬物皆遂。飲食所需無所不足可如。倘言飲食以禮始飲食人情大欲存焉故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家語獝作[illegible]狘作[illegible]。王鮪季春先至。故特名之。淰潛散。獝驚飛。狘驚走。靈物馴擾。則衆物從之。見人不驚而取之亦以龜甲可食而卜能知吉凶辨邪正。故以人情不失言之。

右第八章。此乃正言聖人之本天道以治人情。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御家語作御鄭王並讀御陳如字。禮以治情如冠昏喪祭皆禮而莫大于祭故舉祭言之先卜筮以定日然後陳列祭祀之儀物如埋幣帛以賄神宣祝之辭說以告神又代神之辭說以嘏主設為制度之詳如此故國有禮之可循也而行禮之時百官各以其職御于君所事有職而禮更有序矣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陳澔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三老鄉老周禮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邵癸曰在朝稱公在鄉稱老祠氏曰致仕

之公孤六卿則三老也侑以助尸者少牢禮謂侑于賓以異姓鄭王皆曰四輔也禮不達于下則無以正天下國家而禮之達必自上始故其祭祀也以天統百神其位至尊惟天子祭之南郊以定其位地產萬物其利至溥國之里社皆得祀之以列其利祖者人之始生生之理所自流自七廟至一廟使人知一本之仁鬼神生物成物之功莫著于山川五嶽視公四瀆視侯償報之以報其功中霤以居井竈以養門戶以啟閉其事皆有功于人分四時之水火郊效以本其事國之有禮如此故當祭時宗祝在廟與論道而三公在朝數教而三老在學正同而又有巫史卜筮瞽侑皆以其官進御于王之前後左右以各職其事王惟端拱無為穆然在中守其至正之心以交于神明而禮之教已達于下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禮所達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

之藏也天統百神故天位定而百神受職神從天民從君理固一也地生萬物故地利列而百貨可殖地生之人成之事相待也祖廟本仁而人皆以孝慈爲事五祀本事而人皆以法則爲正不言山川所達即地利而與作亦事也修定天位凡皆之推而禮已達于下聖人所以藏身之固在此矣

右第九節舉禮之達于祭而喪與射御冠昏朝聘皆可知故聖人以禮示之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太一猶易言太極政固本于天而殺以降命矣又推而上之則言天已與地爲偶而分爲二不知未分之先固渾然一理也由一理分之而上下與位則爲天地由是轉之而動靜交運則爲陰陽由是變之而生長斂藏見用則爲四時由是萬物化生粲然布列而

體之而不可遺者莫非鬼神官猶主也設官分職各有所主也天以陰陽四時鬼神化生萬物而尊卑貴賤吉凶疏數之禮已具焉是物物皆天命而聖人之敘以降命者雖若出于人而其降而曰命乃受職于天而非人所能為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養鄭讀義王如字今從王○其官于天如是故制禮動而之地聖人本天天陽動地陰靜動靜互根陽先陰後故天之動也陽也制之為禮則有定而可循地之靜也陰也由是列而之事有三千三百之詳變而從時文有因革損益之道則協之于分而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協之于藝而協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皆天則也聖人制禮如是故其居人也凡其心思耳目手足皆有以養之于善而不知其行之也凡夫吉凶賓嘉之禮皆有以備其所用而不闕此聖人本天以治人之妙也貨其行禮之物如玉帛牲牷力

行禮之强如一飲百拜辭解使去已讓推以與人此行禮
之資有貨力而行之以辭讓雖不若大同之不必爲已而
與謀作兵起廻殊飲食謂饗食燕諸禮千者皆行
禮之目也。翔曰裁身所以安已居人所以安民故禮義
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
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
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
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
以厚小人以薄家語無上節至大端也止存協於至曰養
十字彼闕文。居人曰養是所以化人爭
競之氣而使之講信脩睦化人偷惰之氣而使之會束皆
固也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生而養死而葬
明而治人幽而事神之道無不備矣其于天道不惟承之
而且有以達之其于人情不惟治之而且有以順之寶出

入處也由禮則通不由禮則悖禮不可已如是則去之者喪亡矣君子以禮成身猶以糵成酒薄且不可況去之乎

○按人之曾束本無不固而習于怠肆自不覺筋弛而骨縱故曰君子莊敬日强

右第十章 復承承天道而推其原盡其化見治人情所以必由此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聖王之治天下固禮義以爲紀矣而禮義非二物義之進退無定而禮之節文有定先王度人情之宜而制爲一定之禮使人有所持循是禮乃義之柄而義仰禮之序故必修之以治人也治人猶農夫之事治聖王之期望之甚專待之亦甚切故聖王直以人情爲其田焉修禮以耕者回邪釋而後美可滑猶荒蕪闢而後穀可藝也陳義以種者禮隨宜以行猶種之隨宜而布也禮耕義植而猶有氣禀之偏物欲之蔽則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又將雜出于其間如稂莠之害穀故必講學以耨之禮耕義種學耨而無貪淨想至之實以貫乎中則禮義皆爲其文講學亦爲徒說如穀之秕而不實故又必本仁以聚之禮耕義種學耨仁聚而無涵泳從容之意以依其自化則人猶若其難而鼓舞作興之妙容有未盡者故又必播樂以安之如此則所以治情無餘事矣○陳澔曰講學以擇博而求之不一之途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木仁以聚約而會之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又曰本仁聚之利仁之事播樂以安安仁之求又曰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終條理也講學貫乎中自始至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乎先仁樂之效見乎後愚按此言治人之情陳說牽配俱未當也蓄謹庠序之敎申孝弟之義便是學耨有雎麟之意便是本仁象勺之舞飲射之歌使之咏歌以發性情舞蹈以暢血脉便見樂安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爲義之柄義爲禮之尾則禮未制而義猶處于虛禮成而義乃形于實也夫

先王制禮本以義起則禮雖有定而今有合于人情之宜當以義起者猶不可變通損益于其間乎此修禮以耕之必陳義以種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分音問○然謂事所當為分其理之殊也禮以義起則陳義以種可矣又必講學以耨者何蓋義因乎事而仁根于心仁之小原有是宜隆宜殺者而宜出焉是義不特為事之分而實仁之節也故講學者不徒講夫藝之分而求協諸義并講夫仁之節而得其所以分則由知人以知天進而日上豈不說乎此陳義以種又必講學以耨得夫義并將得夫仁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學講于仁仁已明矣知義為仁之節所知仁為義之本而本仁以聚自有不容已者既得夫仁則順德在我而咏歌舞蹈皆樂斯樂之體已在是矣體仁足以長人得之者豈不尊乎此講學以耨又必本仁以聚而播樂以安亦自本仁以聚來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文反言以明之見序固不可亂而功尤不可闕也達于順安則自達非有意達之如足于食者自漸而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四體正足重手恭也膚革盈粹面盎背也大臣位高權重能守法則不侈小臣位卑祿薄知尚廉則不竊相序者上總職以率下下分職以奉上不侵官不曠職也

相正者君以禮待臣臣以道事君君不驕臣不諂也以德爲車所行無非禮義以樂爲御行之而和順從容也以禮相與世朝殷聘無失禮無過禮也以法相序或從長或尊達或聯事或獨任也以信相考內外加一亦始終不渝也以睦相守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劉彝曰此聖學之極功成己成物合外內之道大學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全也故謂之大順

右第十一章

復承治人情而詳其功極其效見本天道以治人人必至此乃爲盡也○前言承天之道已得禮之原此又推本太一是極其原也前言治人之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已盡其效此又推之至大順是極其效也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

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此以不承大順而極盲之理無不得則用無羕周以事生以送死以事鬼神茹之謹禮以示民有常者坐此民皆習于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不言講信修睦圖人介求者自修之功不待言也大順如此雖事之大者讀疊在前而不至于施結事之異者一時並行而不至于外讓事之細者綜理其周而不至于差失極事機之由深者亦燭之而能通事勢之茂容者亦析之而有閒數之事曲袪而來亦處之裕如而先後不相及一時並至亦處之各宜而彼此不相妨如此則順之至矣曰大又曰至者其量無不包其妙又入神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順之至如此可謂安矣而所以安者惟在于禮蓋人心惟危縱之則易守之則難故必明于順之道乃知禮之不可不讓而有以守其危也夫人之情當所喜所欲所惡則必豐當怒哀懼惡則必殺豐而不爲之節則入于溢殺而不得其平亦流于客貴任情一往天理滅矣聖人制

禮本天道之正度人心之安豐而不過于豐殺而不過于殺其大中者所以持人之情而合其危也鄭謂君子居安思危守危長守此自危之心也若小人則居安忘危矣亦通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一本妖作祅孽作蠥醴作澧棷作藪闚作規○所以順者禮而已矣故聖王之以禮治政也莫不因

乎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固有其居民也如山者不使居川
川者不使居陸而民不困服也其用物也必各得其時加
水用八風火必改燧金井人以時取春矛夏戟秋戈冬鍬
木以仲冬斬陽仲夏斬陰飲食春酸夏苦食齊視春羹齊
視夏之類也聖人衆與無不因天因地如此況治民之情
而可行一之不順哉如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
德衆凡用民無所不順則吾心順民氣順而天地之順自
應之而災禍不作諸福之物畢至矣妖見于衣服歌謠草
木孽見于鳥獸魚鼈凡蟲不變者靈所有而出之客無谿
惜也器郊謂若丹甑銀甕車孔謂若山車垂鈎蓋膏露醴
泉氣化之異器車河圖形化之異麟鳳龜龍靈物之異災
慶門大順而消休徵以大順而致也而其所以然者豈有
他後哉大用先王能脩禮而義之變化無方者以禮達之
且能體之無不實而合以仁安以樂者遂達于順之故也
不有此實順何以能大且能王哉○程子曰君子脩己以
駿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齊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
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于身則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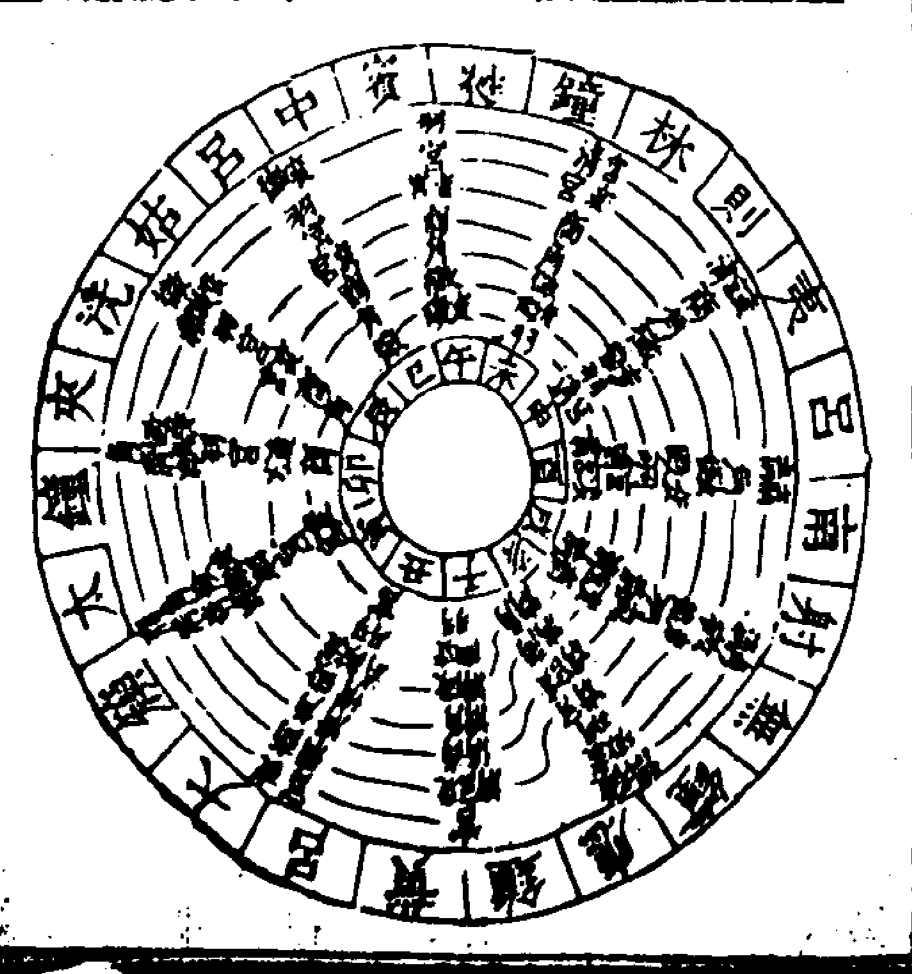
發而中節推之天下無所不通焉按脩禮達順繫承上章達義體信而應首章以着其義以考其信蓋信非他即所謂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不仁則禮無其實矣

右第十二章承上大順而極其效見禮之至其神化等于大道之公大順大同其致一也

○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要不外承天道以治人情之一言蓋在天爲天之道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道也其在于人則爲天命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以自汨其性而天道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之情非與情爲矯而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繼天而立極也極之大順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三代之英一大道之行矣通篇文勢前後呼吸是謂大順纔與是謂大同相應家語原文可據也記者不解忽竄入是謂小康一句段前後全不相應故愚謂刪此四字即得

還相爲宮圖

黄鍾至蕤賓周律而得五清大吕周律而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足以全其清至仲呂周六律蕤賓周五律則皆無清焉若林鍾以下五律祇清聲耳不可立調故調止于七而聲亦止于七聲有十二而止于七者變宮變徵及五音也止四清若羽清極無羽清也 凡變徵清皆歸本宮不用



五聲四清九聲七調二變十二律全圖

南呂 商清
第七聲 仕

夷則 變宮
不用 清亿

無射 角清
第八聲 伬

林鐘 宮清
第六聲 四

應鐘 徵清
第九聲 仕

蕤賓 羽
第五聲 六

中呂 變徵
不用 凡

大呂 變宮
不用 乙

黃鐘 宮
第一聲 合

姑洗 徵
第四聲 工

太簇 商
第二聲 上

夾鐘 角
第三聲 尺

禮記卷九之三

任啓運章句

樂記

孔本第十九芮本第三十朱子儀禮分禮樂記第二十五樂記第五十今仍合之定爲三十四

○芮城曰漢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撰樂記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又得樂記二十三篇不知何人撰今此所傳十一篇乃取之二十三篇內者史記樂書全載此記世以爲褚先生補褚與劉同時必劉校定褚因取之今按史記別錄篇目不同諸之所受書別有本耳鄭氏註禮與別錄同今目次違異蓋南梁有皇甫侃北齊有熊安生唐孔氏作疏以皇爲據以熊補之測更鄭曰或皇意也恩按獻王所撰其內史丞王度傳之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入秘府其後遂亡此樂記張守節云公孫尼子次撰劉向校定尚二十三篇有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

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東漢班固等纂白虎通義中引樂記如土曰塤及塤者坎音也二節猶樂器篇文則緩此十一篇入禮記而刪其半者固不知何人也孔疏猶慓篇月次第陳氏集說并篇目去之而經之旨趣亦昧昧矣今仍分為十一篇復其舊目其次第先後則取劉氏褚氏皇氏及草廬吳氏各本而擇其善者又參取白虎通義補其缺畧取史記說苑家語等書正其謬誤而斷為二十三章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去聲○人知聲音之為樂而不知音所由起故首明之見心為樂之本[illegible]人心之所感物之理具焉而不感于物亦寂然而無可以故可見者每于感物而動也感于物如世道之盛衰人

事之得失境遇之險夷順逆聲出曰聲比合曰音變無定方有定人心既動則必形于聲有聲則必不止一聲而清濁高下自相應而生變由是以其變者譜爲一定之法使清濁相得高下相宜則成方而爲合比之音矣由是又播之以八音之樂器及武舞之干戚文舞之羽旄而後樂成焉○聲不止言語即歡笑悲泣皆有聲聲有宮商角徵羽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商如離羣羊角如雉登木徵如負豕覺而駭羽如鳴鳥在樹成方之音亦不止詩章即南陔六篇有聲無辭凡可絃可吹可奏者皆成方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音焦殺去聲樂音洛後凡喜樂之樂並同

音聞柔說苑作調○人之心失所親則哀得所順則樂遂其情則喜逆其意則怒見可畏則敬遇可悅則愛此六者心之感于物而動粗噍柄殺促嘽揚緩迂也發出之長聲布之廣粗大而雄廉高而急直無邪曲廉有方隅和不乖戾柔則順從也言以者謂如此而又如此此六者心之形于聲而生變也夫哀樂喜怒愛敬皆心所自有當其未發則寂然不動猶性之本然至感物而動則已發情之移而非性之定矣此一節詳言心之所感起下當慎感之意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行也去聲下道如字○人心之動係于所感則感之可不慎乎故先王慎之也夫人有心則必有志而志之所向易悖日道之以禮使有所循有志必發于聲而聲之所發易乖日和之以樂使無所戾既發必見于行而剛柔異稟厚薄異情未必能一致則又致以一之雖行未遂入于姦而或一念之慄所與之非未必

不入于此則又刑以防之此四者其事雖殊其歸則一凡以慎其感而同民心爲治之道固如此也○教民必樂不必定是咸池韶舞但可詠歌舞蹈者皆是君夫功成作樂則非民氣皆樂民德皆淳者不能故曰禮樂百年後興也

○右第一章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呂覽和作平民困作

政險徐廣曰乖一作煩○音固生于人心而音能感人是又生人心也觀之于古凡音之安樂由于政之和音之怨怒由于政之乖音之哀思由于政之險而民困也正惟音出于民心而音乃足以生人心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懘一作怗說苑作則無法○此下皆明聲音與政通之意而此一節以治世言見政之通于音也宮最尊故爲君商次之故爲臣角又次之故爲民徵又次之故爲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卑故爲物有事而後用物也音之克諧觀其政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亂然後其音無膠固不通之病焉○按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音最濁寸數最多三分去一以爲徵三分益一以爲商三分去一以爲羽三分益一以爲角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宮中也天之數五一三五七九而五居中故爲五音其生之序水一羽火二徵木三角金四商土五宮其生聲之序則宮得天地之中氣所謂元聲也故居中而爲君歷商角漸高而上至徵羽則以商爲低下而仍與宮環接有君而後有臣故商爲臣民次臣故角爲民民必有事故徵爲事有事而後用物故羽爲物君尊臣卑故宮商之間有變宮民賤而物賤故徵羽之間有變徵而不言者變宮亦宮變徵亦徵其二變皆闕而不用也其數黃鍾長八寸又十分一[illegible]大呂七寸又五分又十分二[illegible]又[illegible]太簇七寸又十分二夾鍾六寸七分又

二分一姑洗六寸又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又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又三分二林鍾五寸又十分四夷則五寸又夾三分二南呂四寸又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又三分二應鍾四寸二分又三分二其法如黃鍾八寸一為宮則林鍾五十四為徵太蔟七十二為商南呂四十八為羽姑洗六十四為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鍾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為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為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為宮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羽過物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鍾五十四為宮則太蔟去半三十六為徵南呂四十八為商姑洗去半三十二為羽應鍾四十二六分零為角此均法也若用之祭祀則去商聲不用而徵即下生羽又以夾鍾為天宮林鍾為地宮黃鍾為人宮祀天則去地宮祀地則避天宮宗廟則避天地兩宮于是有二八三八而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之說大暑如此惟王喬桂之說不然謂自黃鍾至大呂為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此大陰陽也析而言之黃鍾陽大呂陰此小陰陽也夫樂之難不難于審聲難于定律旋宮之法不難于

宮難于黃鍾之宮黃鍾正則諸律正矣呂氏春秋[illegible]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昫志皆同自史記以黃鍾爲九寸蔡氏新書因之而黃鍾之度泆然旋宮之義亦莫識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于卦爲復則三寸九分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陽尚微也故止升六分自是而後巳向于衰故太蔟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當午之中于卦爲姤陽之極也一陰于是始生而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自是而後巳向于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之性動動者數三始于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于蕤賓九寸陽之老也自九寸約之復歸于三寸九分貫十律而歸于宗也史記不解九寸爲黃鍾之變而直以爲黃鍾之宮迷生九分爲寸黃鍾八十一分之說大呂以下以次遞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力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

有餘況以應鍾接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有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京昭云九寸黃鍾之變悟變悉宜則知黃鍾度極短聲極清而諸律可由是正矣夫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于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清而少者貴濁而多者賤以五音言之宮音清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于君故商爲臣其音次清民數多于臣故角爲民其音清濁半事多于民故徵爲事其音次濁物多于事故羽爲物其音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大呂次清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爲黃鍾焉自九寸之說行清濁既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反黃鍾不爲諸律役則旋宮之說何自起哉愚按地氣必漸而升漸而降若如舊說則黃鍾十一月極長大呂漸短至應鍾十月極短有降無升亥子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爲確也毛奇齡據呂覽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居上列爲七聲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爲四清餘變宮變徵不用惟黃鍾爲宮則歷十二律而五正五清皆備大呂得四清大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illegible]

呂則無淸矣然竇幷無羽故竊以二說推之亦玉說爲當通也李琳言二說似異而皆可通以黃鍾原有高低音也又曰如得黃鍾低宮音由本音而上以六律層高以至高極而高宮音得焉得林鍾高宮音由本音而下以六律層低以至低極而低宮音得焉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說苑上有無法之音句宜

陳作臣○此一節以亂世及亡國言見音之通于政與上互相發也勤力竭之意宮宜重以舒其亂也荒商宜斂以坦其亂也陂角宜防以約其亂也憂徵宜潔以疾其亂也哀羽宜逖以散其亂也危荒陂五者以音言驕壞五者以政言音之所亂政亦從之故一音亂則一政乖五音皆亂則政無不乖而國之亡不遠矣隋樂淫厲而哀萬寶常知天下不久將書意蓋如此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比近也慢即迭相陵之意路史桀作東歌而操北里大合桑林是桑間桀樂也或以衛桑中一詩當之未是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名師涓寫之晉師曠曰此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是濮上紂樂也政散故民流至于誣罔其上以自行其私而不可止則流之極不亡不止也曾之生人心如此而感之可不愼乎。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其土地薄故其人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故其音亦淫靡愚謂鄭衛淫靡固由地氣要亦君之失道使然若皆如鄭武好賢衛武抑戒睿聖又豈有不可治之地不可化之民耶。右第二章

承上愼所感而言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君臣民物之事其兩相合謂之倫其各有條謂之理政卽倫理之規條禮卽倫理之儀象音動于人之所感未必能一出于正而樂以涵倫理則無不正可知故凡物之有耳者皆能知聲有識者皆能知音而唯君子爲能知樂蓋所謂知樂非止聽其鏗鏘必于聲音之中實能審之以知君臣民物之政之得失務使皆合于倫理而治道已備于是矣夫禮之于樂同條共貫然乎倫理之當然而得其宜之謂禮發乎倫理之自然而得其和之謂樂未有不得乎禮而能得乎樂者也非有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

饗之禮尚乎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耳目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呂覽遺音遺味作進乎音進乎味反人道之正作行理義和好惡並去聲

○樂以達倫理之和故樂之降不在極聲容之美禮以明倫理之節故禮之重不在極滋味之和如清廟之升歌樂之隆也而其瑟以熟絲爲弦而朱之使其聲濁疏通其底孔使其聲遲其歌一人倡始三人從而和之初非極聲容之美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使人聆之而自得焉大饗者客禮之重也而尊尚乎酒爲上俎以腥魚爲尚太羹清者不和初非極滋味之和而其中有不盡之餘味使人咀之而自得焉所以然者人道之正本無紛華靡麗之習自人情惡質好養思以極耳目口腹之欲而人道亂矣先王制樂凡以平人情而反之正也鄭以此大饗爲祫祭陳曰是禘祭皆未確

○右第三章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天命之性天道之本然也感物而動者感而遂通率性之道人事之自然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外物之至皆有以知之而好惡形焉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循理而動道心之正也循情則好逆情則惡從欲而行人心之私也人能以人心爲不可縱而常顧諟天之明命則好惡有節而已發之和常不違

于未發之中不然平日無存養之功則好惡已無節于內而物感之知遂足以誘之亦其誘之之時又不反之于躬以察其物理之正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物感無窮唯精以此虛靈不昧之心以為一身之主以審其是非定其從違今物既無節于內則物交物而虛靈不昧之心已化為無知之物矣是天理常存而人自滅之而窮人欲也其又何以為萬物之靈也哉由是而作心害事且脅天下而亂之矣○朱子曰人生而靜何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而性之欲者出焉則善惡于是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二句此指情之動為言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是故乎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人情無節必至于亂以故先王制爲禮樂以節之哀樂之情男女交接之事皆與之以節而好惡節矣禮節樂和而不乖又爲政刑以佐之至此四者皆達而民莫有悖逆則民心同而治道備豈不足爲制樂之本哉○右第四章

右樂本第一各本目次並同○本謂人心也中分四章一章言樂之乖和本于人心所感之邪正二章言人心之邪正本于政治所行之得失三章言先王制禮樂以平人心之好惡四章言人心之好惡惟禮樂足以平之然上必以禮樂治民然後民心和然後同正心之本而人心無不和乃可以成一則之樂是心術又作樂之本也○朱子分前二章入樂記後一章入禮樂記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飾鄭作飭○樂主和所以聯人之情而爲同禮主敬所以拼人之分而爲異故人用樂則相親用禮則相敬當親而親當敬而敬則有以得禮樂之中而用之無弊矣其或過于同而流蕩者盡忘其敬過于異而乖離者反失其親似禮樂不能無弊此特用禮樂者偏勝之過耳夫禮嚴而泰樂和而節內合其情禮之異原有同外飾其貌樂之同原有異禮樂之道固如此也故先王之行禮也內得其義之和則義立者足以合情而貴賤之等敬而不至于離矣其用樂也外得其文之義則文同者足以飾貌而上下相和親而不至于流矣如是而民猶不悛則又以法明示之于相親相敬而爲賢者則好之于或離或流而不肖者則惡之于不肖之至亟罪與諸衆者不惟惡之而且刑之于賢之至而蕩行無弊者

不惟好之而且爵之則人衆皆于賢不肖之發而上之施亦均乎而無怨矣夫天下之道不外仁義兩端仁主愛義主敬仁義皆性之德而禮樂自此生焉樂之同即仁禮之異即義聖人仁育義正貞有以得平禮樂之本故其為用自相合而不如離如此則民之治自行必無流與[illegible]之贅矣陳謂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恐未安○右第一章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樂之文亦外見而欣喜歡愛之度同出于中禮之義亦根心而等威隆殺之儀必作于外和出于中則惻隱安舒故節序作于外則威儀文錯綜大

惟靜也故樂非徒五音六律之類而總出于人心之自然則其靜者自易也惟文也故禮必有三百三千之隨而總出于夫秩之自定則其文者亦簡也樂之本體如此用禮樂者果能得其所爲易則坦白之論人人知其大公而皆無怨果能得其所爲簡則卑順之至矣人人知其退讓而自不爭古聖人所以揖讓而治天下者此道人得也夫樂由中出而樂之至必盡乎人有一物不在太和之中非樂之盡也禮自外作而禮之至亦盡乎已有一物不在所敬之中非禮之行也必由己以達之至于暴民不作而刑措諸侯賓服而兵息百姓安于刑措兵息之天而天子一無所怒如此則自上至下無非和氣所周流而樂達矣必躬行以孝之至孝不敢惡于人至弟不敢慢于人擧四海之事出自然皆有以合其親睦其序如此則自近而遠矣一非敬心所流洋而體行矣○劉彝曰禮之用行而後樂之道達周子所謂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右第二章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

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分而言之則樂之易者天禮之簡者地合而言之則天地之氣常交和之至也而大樂同之天地之位常定節之至也而大禮同之天地惟和故百物化生而聖人以和贊和亦有以育萬物而不失其性天地惟節故各一其道而聖人以序贊序亦有以奉天地而各致其誠蓋天地之功用其合而和者爲神散而別者爲鬼聖人之樂即神禮即鬼幽明雖殊其理一也禮樂同天地如此而四海之內感同節之理莫不合敬同和之理莫不合愛矣大禮有降有殺事殊而敬則合樂有聲有容文異而愛則同禮樂之情如此故或揖遜或征誅事則有與時並或以綏治而名韶或以戡亂而名武名則有與功偕者耳愛敬之實豈有異哉○朱子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又曰禮法

殺樂主盈便是鬼神屈伸之義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贅又音拙還旋通○綴王曰表孔曰連也表舞者之行列其行列相連也兆位外之營域著于物爲器顯于人曰文二者對情言則皆文也明王相沿者此禮樂之情耳若器與文則或以時異或以功殊要以達情而止故心通乎制作之原者則能因情以立文而前人未有者不難自我創之心知古人器文之美者亦能因文以會情而前人已有者可自我傳之聖者自本而達末明者可告流以溯源也○陳澔曰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湯武之敗制皆聖者之作也周公兼三王蠢倫物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之觀樂亦明者之述若孔子之聖而述而不

作則有德無位也愚按古者制度未備不可不作而二帝三王則又有作之德者也孔子有作之德身即其得位而夏時殷輅大抵參取前代者居多何必作乃為聖哉後世并無述者之明而自擬于作者之聖其為作也妄焉而已

○右第三章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樂不僅與天地同和也究其本則樂即天地之和禮不僅與天地同節也究其本則禮即天地之序蓋二氣絪緼物生不息即天地自然之樂上下定位物各有所即天地自然之禮而聖人之禮樂遂自然起耳不然而曰禮之制貴于序則與于嚴者必使人盡決其防而反至于亂曰樂之作貴于和則過于和者即為抑御所自生而必至于暴故必論倫無明乎天地之理然後能興禮樂而得天地之中也

心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
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
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官史記及賀瑒本並作容
逸狄發云一作文非是〇論理之可辨析者倫理之有次
序若無患無差謬也官猶主也樂作而各得其分各見其
序無一定之差謬者乃樂之情而欣喜歡于心歡愛于
事者尤為樂之主禮制而行之中立之正無一毫之偏倚
者乃禮之質而莊敬存于心恭順形于貌者尤為禮之制
若樂之情禮之質皆出于天地之自然而樂之官禮之[illegible]
亦出于人心之自動人心之靈與天地為體此其[illegible]
禮作乎所為與天地參也若夫行禮之時用樂之[illegible]
之于器物之于發用之于祭祀則人皆可與能[illegible]
明于天地之聖人哉方慤曰金石聲音皆樂[illegible]
行禮然後用樂而用樂亦
以成禮也〇右第四章

右樂論第二 各本目次並同○論即論倫之論本論而倫在其中矣中分四章一章言禮樂之用而推其歎詳補救之方也二章言禮樂之體而極其效見功化之隆也三章言禮樂之和序同于天地非聖不能作四章言禮樂之和序根于天地亦非聖不能行又探本言之而極其至也所謂論者蓋如此○朱子亦分四章並入禮樂記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 辨鄭讀徧徐廣曰一作別

今如字孰亨熟烹通○功以業言治以政言治定功乃成故禮先而樂後也辨猶明也樂之備由于功之大則[illegible][illegible]

致治各有其功非專以干戚之舞為備樂可知禮之具因于治之辨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非專以熟亨而祀為達禮可知然而帝王創制不相沿襲由羽舞而干戚出腥血而熟亨若是者何哉蓋事與時並道與世宜前王作樂以樂其功之所成而治之將徒極其樂竟忘其功反致樂極而生悲前王制禮以昭其治之所定而禁之者有見于理無見于情則致極重而難反故必變之以補其偏救其弊使因時世之變以取中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道因如斯也及夫既變則功之所在勸歌于勿壞樂愈斂也而無樂極之憂治之所偏損過以就中禮斯備矣而無偏重之失此惟參天地之聖人始足與于此也豈易言哉舊說樂爲人所好害在淫侈禮爲人所斷害在倦略子太義不甚順陳謂武樂不如韶樂盡善盡美熟亨不如腥血得禮之意似毀三王不如上古恐非本義也。右第一章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舉別史記作辨
○天地之位高下異形而物生其間各有定位此即天地
自然之禮也天地之氣流行不息而絪緼化醇此即天地
自然之樂也不寧惟是春生夏長天地之仁也而仁之和亦
近于樂秋斂冬藏天地之義也而義之肅亦近于禮蓋仁者
合而和氣之伸而為神義者別其宜氣之斂而為鬼樂者
敦厚其和其術物於率神而從天之陽禮者別異其宜其
各正者居鬼而從地之陰禮樂同功于天地如此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之陽樂備而天之所以為和者樂悉敦之而
出制禮以配地之陰禮明而地之所以為別者禮悉奉之
以行是禮樂乃天地之德所分浙之官也鄭謂天地官
天地各得其職王曰天地各得其位迸通○張守節曰仁
愛樂和故仁近樂義斷禮節故義近禮劉彝曰樂發達乎
陽之所生禮安定乎陰之所成愚謂以二氣言則天地之
情常合合者陽之動也樂也天地之位常定定者陰之靜

以一氣言則天之資始無形神之伸也樂也地之資生有形鬼之歸也禮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天地有尊卑而君臣之象已著山澤有高卑而貴賤之分已定陽動常倡陰靜常和而小大之事已分親上親下各有方而分者又以類而聚飛潛動植各一物而合者又以羣而分而物所受于天之性天所付于物之命已各正而不同夫是以在天則日月星辰各成其象在地則水火木石各成其形天地之別如此是禮未制而天地之別已儼然一體矣聖人因之以制禮正君臣之等明貴賤之位辨小大之宜類族辨物使之各得其所亦如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者然則禮未制而聖人之禮在天地禮既制而天地之別即在聖人也此一節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之意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

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史記作隮鄭讀隮蕩一作盪煖徐作暄。隮升也天陽地陰隮陽降陰雨相交同摩迭相加曰盪陽內而陰外則陽奮迅以出而爲雷爲霆陽遇陰之凝則旋繞而求散之而爲風陽隨陰以升而既和則反降而爲雨春夏陽秋冬陰而四時方至皆陽其往皆陰日體陰用陽月體陽用陰而日月之出皆陽其入皆陰月就盈爲陽就虧爲陰百化興百物之化皆感陰陽而動也天地之和如此是樂未作而天地之和已藹然一樂矣聖人因之以作樂廣大象地清明象天奮發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百物不失亦如百化之興者然則樂未作而聖人之樂在天地樂既作而天地之和具在聖人也此一節由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意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別一作辨升史記作登。百物之化因天地之和也而非順四時之序則

無別而物亦不生男女之合以聖人之樂之和也而非厭
內外之禮則無別而亂且日升蒸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別
女而一小天地而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者亦與天地絪緼
萬物化醇各同功天地之和惟別乃生則男女之和亦惟
別乃成此別而和者正天地之情而聖人之制
禮必始於謹夫婦而易之咸恆遂與乾坤配也及夫禮樂
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
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
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著鄭讀灼大鄭
深介令亦如字○陰陽者天地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高
高者天體之處深厚者地形之質鄭曰高遠天之三辰陵
宜地之山川者鄭曰虛也王曰明也愚謂即乾知大始之
如居積安也禮別而後樂和撤其流行充塞之至則乾卻
大始而樂即齊之坤作成物而禮已安之乾之大始流行
不息而樂同其功是樂即天地即之成物有常不動而禮

同其功是禮即地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嚴而泰樂和而節其迭為體用者舉天地生成之妙盡者其間故聖人之參天地者亦惟曰禮樂云而已禮樂之外又豈有他道哉。按此二節即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意司馬貞曰生萬物而不息者天之功故易乾曰行健養萬物而不動者地之德故易坤曰安貞。

右第二章

右樂禮第三 劉向作樂理皇侃作樂禮熊安作樂體張守節作禮樂疑熊得之諸本皆第三惟劉向目錄第五孔疏于此言鄭目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是鄭因舊劉次而後人變之可知矣。禮謂禮陰樂陽其體殊也皇氏分三章首章禮樂備于帝王二章禮樂法乎天地三章天地應乎禮樂今按其文其惟大聖乎即與故聖人呼吸而天地與人尤難分晝姑分為二章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史作貫。樂由感而變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焉當哀而哀當樂而樂此情之發乎性而不可變者也禮隨時而易而易之中有不可易者焉天則之正人心之安此理之根乎天而不可易者也然人情之深淺有殊則同之中未必無異天理之幾微難辨則當異者或混而同惟有樂以統其同有禮以辨其異則有以管攝乎人情而得其心之所同當其分之所異矣。陸隴其曰前言不相沿襲者禮樂之精微此言不可變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史記作頫。朱子曰偩依像也。樂何以管人情蓋發而中節情之本然而私動情遷則之于變而情失矣物而不妄理之自然而色取行違則之于僞而理失矣惟樂道人情之和則窮夫本所自生即有以知情所由變而任情者乃變而失其節禮彰天地之宜則

若夫誠所自動，卽有以去僞。所由開而矯情者，乃僞而失其眞。此禮樂之所爲管人情也。而其所以能管人情者，又有故焉。蓋人之情從天地之情出，乾健坤順，其㸃運于無爲者，神明之德，乃天地之情之本。下施上濟，其相交而生物者，上下之神，乃天地之情之用。情之不可變，卽理之不可易者。人道之君父亦天，子臣亦地，仁忠慈孝亦神明之德，事使作述亦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私，則情之所發，未必合夫天理之公，而人之情與天地之情異矣。聖人作爲禮樂，㸃天地之情，一一依像之而出，則以天地之倫治人之情，而此心此理之不能自達者，禮樂爲達之；上交下逮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爲降之。典之雖其由者不道形器之粗，而神德之至精質凝合于是而無間，而父子君臣之各盡其道、交致其情者，皆有以顧之而不變不易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

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以作欣鄭讀熹匪句通

觡音格伏鄭讀覆殰一作殨音責殈音洫○大人聖人而居天子之位者禮樂偩天地之情則一舉禮樂而天地之情案著于物已于斯時也豈惟管人情已哉萬物之育莫不由斯也陳澔曰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故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馬端臨曰氣和而物不失其性矣區曲生者萌直生者有翅者皆曰羽能飛者則曰鳥有觡觡有鰓曰角牛羊是也無鰓曰觡麋鹿是也昭明發生也蟄蟲之得啓戶而出也孕鬻胎妊而生子羽翼之敗殈卵之裂先言禮樂而後專言樂太和之感于樂為多而禮先樂後亦未有不得其理而能和者也○右第十章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弦絃通○下肅揚鉞也商祝有知殷禮者喪禮質故商祝掌之

樂師非和之主宗祝非敬之主商祝非哀之主北面與係皆卑也和序之理得于心曰德見于身曰行藝者畫者有司之所習事若樂師所二祝之所辨藝成但役于人故下事成事尔一職故後也先王知上下先後之辨務使和序之理充于心達于行然後器數儀文之末皆可以自我制之而為天下法則也○右第二章

右樂情第四 史記第五目錄第六孔本第七○此承上二篇禮樂之情天地之情而言中分二章一章言禮樂之情通乎天地二章言禮樂之情超乎器數下章亦以足上章見器數盡人可能而精微非大人不能識也張守節分是故下為第三章之一明禮樂情達鬼神二節達鬼神之事三節明識其本當

爲可
條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自我出報因人生有往來施推而出者心滋於中樂形於外是樂主于施人以禮來我以禮往是禮主於報然樂之施雖達于外而我之生于心者自不容已是樂乃樂施之所自生禮之報雖因于人而致之於人亦吾心所自動是禮亦反報之所自始也大所自生者吾之德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則樂之施所以章德禮始于吾心之敬則報雖因人情以爲獨而實亦反吾心之始也○朱子曰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初無待於外禮只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都是人做雖是人做也因他原有這意思的所謂

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旒一作斿幨作

流緐去聲○此因上禮報情而言王賜諸侯同姓以金輅異姓以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而自諸侯受之則通謂之大輅也交龍爲旂旒之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此舉重而言緣中順也何休曰千歲之龜青顧證國有守事必賜之乃得有之諸侯朝貢獻其方物諸侯之情歸而天子賜之乃所以報其情也○二節至本段屬法象篇之末目錄史記屬本篇末今按其文首在篇首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舞行之行音杭下行去聲○此承上樂章德而言南風王肅謂解慍之詩得之鄭謂孝子之詩依謂明指凱風皆非也琴不自舜作而五絃則自舜始制樂用爲賞諸侯而賞諸侯則自舜時夔爲樂官始教胄民

知敬學此教道之成穀熟民和年豐此養道之成皆非德盛不能也民勞力于謀生勤于從事但見其勞此其治猶淺民逸安于畎畝樂于仁義不見爲勞此其治更深也綴謂行列相綴處酇謂民勞則德備薄故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其德盛故酇相去近舞人多也應鏞謂勤于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綴列遠而長怠于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綴列近而短二說相反愚謂治怠民散必不賞以樂且舞于庭中其位有定安得短長應說非也舜之綴歌固足賞已之德而諸侯于燕守述職各貢其方之樂舜使夔比其律節其音爲制數名以賞之見亦所以章諸侯之德也但同爲有德而德有淺深之殊則綴亦有疏密之異如益以表行而行有綴全之異則說亦有大小之差既表其贊又稱其賢也○南風之詩見尸子及家語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伏生大傳曰舜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樂正定樂名元祀俗泰山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侏儺其歌聲比余議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比中謠

名曰初虞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子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小謠名曰歸來冬祀幽都宏山貢兩伯之樂冬伯之樂舞齊落其歌聲比中謡名曰謾謾虞伯之樂舞䝤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受終并論八音四會據此則古諸侯皆貢樂于天子天子命與樂考其聲之所中而錫以名是即所以賞之矣而王制有賜侯伯樂之禮豈後侯伯德薄不能制樂必天子賜然後祭得用樂歟

○右第一章

黄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本篇逸文見白虎通義○咸皆池施也言大施德而凡天所生地所養咸被德施也鄭謂堯又修而用之名曰大咸並別作韶莖榯英華也顓頊和律厤以調陰陽若植物之[illegible]

帝嚳和五聲以養萬物若既植而有英華也樂緯作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宋均註為六合之英華立五行之根莖未詳孰是大章別名大卷謂之章者能大明天地人之道也簫參差也舜時鳳凰來儀故道簫以象鳳翼之故特繫韶言之大傳舜五祀定鍾石論人聲及鳥獸招樂與大麓之野六載迎笙舉府德讓貞正聲而九奏成所謂九韶之舞也夏大也舜十六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禹有天下遂常用之所謂九德之歌也護救也言湯能護民之急皇侃云一名桑林湯二十四祀禱雨桑林處則大熱百姓歡洽遂作桑林之舞謂之護者言雲雨之布護也大武詳後賓牟賈篇或曰當作大舞象象杜預言象箾南籥文王樂呂覽言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周公之德未知孰是酌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行之也周之武功莫大于武王伐紂然文王之伐密伐崇開其前周公之翦奄滅殷成其後而大武之樂又公所定故又繫以合曰大武焉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此極論諸樂而推咸池以明樂施之意歸趣非曰衣裳之文干戈之武皆備于黃帝故貴帝之樂名曰咸池言其施無所不至也至于堯而平地成天正民之德厚民之生利民之用故作大章以章之而又修咸池之樂以用之而黃帝之施而未備者乃無不備是咸池之備亦備于堯也自是而韶繼之其所繼者一堯施也夏又大之其所大者一堯施也至于殷周戡亂以兵其迹似不相襲然時異勢殊有不如是而不可者蓋奉天救民其心則一而繼治繼亂所遇不同故其所施必至此乃爲盡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天之所施有寒暑有風雨而寒暑之變必因風雨而移君之所施有教有事而教亦因事而見蓋教遷于無形事顯于有象其實非有二也夫君之

設教本以濟世而不得其當則濟世者反以傷世如天寒暑不時而致疾者然求本以求功而不得其分則求功者反以無功如天風雨不節而傷穀者然則吾之所施可不慎哉是故先王之為樂也亦必審必其時于風雨必其節以是為治則所施皆善而民德既然化于無形行亦象之而皆于百象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分去聲○豢以穀養曰豢一獻之不輕者百拜猶言其禮之煩也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此承上事節而言先王使民豢豕為酒本以養耆老奉祭

客組族黨而流而無節且有貝之沉酗爭鬭以致禍者故先王制飲酒之禮使樂而不至流也夫酒食所以合歡于樂之樂為近而先下必制之以禮蓋樂以象德非以道淫流而無而必在于淫故禮以綴淫與樂以象德相為體用不可偏廢夫哀而無禮尚患其哀之過況樂而無禮能不流而生禍哉故先王于死生哀慶皆必以禮節之也事節而殺存不得言矣○右第三章皇氏分樂者所以象德下為第四章

右樂施第五目錄第三史記第四孔本亦第四○中分三章一章言樂之施以章德而及賞諸侯以一事而言也二章言樂之施以象功而上及貴賤下及股肱極其盛而言也三章言樂之施以法治而兼及禮之綴淫防其弊而言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史記並作風移俗易說苑孔本並作移風易俗漢志作風

俗移易夫子從漢志下易音異○聖人心和而樂作故樂者聖人自為其心之所樂也而以樂為教則又可以和天下之心焉蓋其為教優游和順使人默化而不知故先王立之為教而司樂之教國子下及小學之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見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陳讀急鄭如字說苑志微作感激噍殺史記作焦衰說苑作焦悴諸家記作纖說苑作齊無起末二字賁鄭讀憤今不擊由一作潤鄭讀為上聲好人辟辟僻同狄張讀惕陳讀趨王如字

今從陳○血爲陰氣爲陽人之體心有思加有覺人之畫也哀樂喜怒之常人之理也夫人之生莫不有是氣亦莫不有是理有是氣則有血氣心知之性有是理則有哀樂喜怒之常聖人常以理御氣使血氣心知之欲皆退聽子仁義禮制之節則發之喜怒哀樂者自無不得其常矣衆人推聽血氣心知爲主則于外物之感起我者節應之而動而心之術形焉感于善則之義感于惡則之惡也志嘆鄭謂志意從細左傳其細已甚陳謂急促微細並逝繁文理甚名備飾限度踈潤粗厲聲之雄廣賁聲之太猛甚北于始僭末振于終廉峭厲也勁堅強也壁外曰肉內曰好北借以險音之濫潤滑澤也秋成王肅云成爽秋之音張于飾謂往來趁速陳謂一終其長淫佚之意疑陳得之滌滌泛濫也聲音之異加此民感之而心術因以異焉故逆民不可不愉也○樂本篇言心之所感異則其音殊此言音之所感殊則其心異有于中形于外感于外變于中其理一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

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律史

作類比行並大聲見音既○本之性使未發者無不中本之情使既發者無不和此先王之自修而為作樂之本者也度之數謂律有長短禮之義謂皆有君臣禮之制之則作樂之事也生氣之和兩儀之運于人則健順之德也五常之行五行之精在人則為仁義禮知信之德也先王既本之情性以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以極其理則有以合之道之使乘于天而為陰陽本于地而為剛柔者俱無偏倚駁雜之弊則四氣之在吾性情者條暢交錯于中而發作于外凡見于度數禮義者皆安其位而不奪其倫則其為樂真可樂而可用之以善民心矣夫然後立之

學以爲教之之地立之等以爲教之之次而其教之之法則廣其作止之節奏使有可循察其倡和之文采使舞可混凡以束民之德使就繩墨而厚者益厚也宮音大羽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黃鍾終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凡以示民之行使君臣事物有所放像而行也如此則人倫日用之理無不形見于樂如上生下生者觀而餘律以次疏爲宮者貴而象臣民事物以次賤黃鍾大呂長而諸律以次幼陽律男陰呂女而同位取妻此所以感人爲最深而移風易俗亦易也觀者上以示而下以法也引古語以証感人深之意。○張守節曰上言民隨俗以變化此言先王制正樂以化民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亂呂作溺慝呂作煩史作廢下章同湎敝

苑作慢感陳云或作楚宜從之條暢史記說苑並作滌蕩滅陷德明作攜○敝疲或崩斃也慢分散及衛激也上三句與下一句世亂則事無序而禮慝無序則不和而樂亦淫樂逆則哀樂皆失其節哀之過則殘弛而不莊而慢易以犯節者有之樂之過則恣肆而不安而流湎以忘本者有之夫樂之體樂者必廣而流湎忘本則其廣也適足以容姦哀者必狹而慢易犯節則其狹也反至于思欲條暢之氣于是乎傷和平之德于是乎絕此豈可為教者乎又反言以結之陳澔曰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反矣滅和平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異矣張守節曰此言邪樂不可化民也

右樂言第六 言當作形聲之慢也張守節作言樂因錄第四孔本第五史記第六○先言[illegible]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之而心術形從言樂正則倫理皆形見于樂故以樂形名篇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聲者樂之始樂者聲之成而總一氣主之蓋一身之氣與天地萬物之氣相通者則逆正則順逆以召逆順以致順物之所以感于我與我之所以感于物其理一也聲之所感其始至微而氣之所應且積而成象身之邪正迴別而樂之淫和頓殊莫不始于至微成于至著也倡聲之始和聲之合回者圜之周曲者方之判邪者陷之交直者中之經蓋倡和者聲之感回邪曲直者氣之象爲順爲逆皆與吾身之志氣曲折相赴逆則戾條暢之氣而萬物之失其性者由此動焉順則合生氣之和而萬物之得其性者由此動焉是萬物之得失觀樂之和淫樂之和淫本身之邪正身之邪正由于所感然則君子可不先自愼其所感乎。應鏞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性之所發為情然性無為情有欲情流則志亦隨故必反之於性之本而志乃和善之與惡異類而惡易從善難立新新則行必岐故必比其從善之類而行乃成賈公彥云反去淫溺之情比擬善良之類亦通真德秀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不設于身體則內外交養矣愚謂聰明之所留即心術之之所接無外之非內也惰慢之所出即邪辟之所入無內之非外也君子慎于所感順氣應之內而心知順正情反而志無不和外而耳目口鼻百體順正類比而行無不成則順氣成然後發象而和樂可興矣。陳澔曰此學者修身之要法

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

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迭說苑作代。○聲音謂人聲也琴瑟堂上之樂干戚羽旄簫管堂下之樂清明樂之氣廣大樂之體終始樂之序周還樂之節五色宮土黃角木青徵火赤商金白羽水黑八風條風艮卦艮配之明庶震卦竹配之二風之律從黃鍾大呂太簇清明巽卦木配之景風離卦絲配之二風之律從夾鍾姑洗仲呂涼風坤卦土配之閶闔兌卦金配之二風之律從蕤賓林鍾夷則不周乾卦石配之廣莫坎卦革配之二風之律從南呂無射應鍾百度凡天地間可見度者數始于天一終于地十故五音爲天之小數六律爲地之中數十二管按月之全數黃鍾宮九九八十一從此而三分損益林鍾徵五十四太簇商七十二南呂羽四十八姑洗角五十四始于子子之

一爲九終于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也小大明音相成若以大平小以小平大終始謂律相生若下生者正生清上生者清生正倡謂宮和謂徵商羽角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爲經若旋相爲宮以十二律與五音互乘可得六十律也倫郎君臣民物事之理君子順氣成象德已至矣然後被之于樂以奮其至德之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有以動四氣之和而萬物之正性莫于是乎著也清明以下申言動四氣之和倫清以下申言萬物物之理夫耳當聰目當明血當和氣當平乃萬物本然之理惟爲逆氣所感乃失其性而其理若不可知故必動四氣之和而其理乃著也驕至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則和樂之所感大矣。應鏞曰不亂不姦有常言其常而不紊相成相生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君子順正行義逆作民而樂自去小人從欲安行志順道而樂亦退是君子小人各有所樂也。然君子之樂也，以道制欲，則天性常定，故樂而不亂。小人之樂也，以欲忘道，則嘗皆愈多，反惑而不樂矣。此蓋古語，而記者引之。君子先反情和志以修其身，而立樂之本。然後廣樂成教，以化其民，而達樂之用。至樂之教既行，民皆翕然向道，則民之德即君子之德，而德之可觀者在此矣。大學言明明德于天下，新民即明德也。易曰觀我生，无咎。觀我即觀民也。不言比類。反情內也，內足以該外，故略言之。○右第一章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說此樂器作樂氣氣盛作德盛。○輔氏曰德出于性，故德為性之端。樂以

章德故樂爲德之華愚謂人生而靜并無德之可名至可目之爲仁爲義則已爲性之體至于樂則所以象德若夫金石絲竹則止爲樂之器用樂固不盡于斯也豈足以知德且見性哉然所性之德具于心心有所之而詩以言之歌以咏之舞以動之則言亦德之言聲亦德之聲容亦德之容也三者本于心而金石絲竹之樂器從之則由樂可以觀德由德亦可以識性也夫性爲情之原心爲氣之主必情深而樂之文乃明氣盛而樂之化乃神也樂爲德華豈有心德之和順未積于内而樂之英華能發于外者哉故樂不可以僞爲也。朔曰肫肫其仁者情之深配義與道者氣之盛。○右第二章承上章至德之光言之以深探其本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下見音現聽過作飾德。○樂有聲而後有容有器有可象之德故容之文采器之節奏皆所以飾聲君子之心實而飾從焉先擊鼓以聲衆之聽此心之德動而著于外然後樂以象之聲作示舞之方此文采之始也由是自再成以造舞之終每成皆有始而往皆有亂而歸其文采不一其往皆有所以著其始其歸皆有以防其歸其節奏又不一而是文采節奏有時拂而速絕不以奮疾之過而報往而拔來有時抑而遲亦不以極肉之過隱藏而難見樂之治飾如此要以動其本樂其象而已故本之所在以之爲己則和而平足以有樂而悅其味而不厭也象之所著以之爲人則愛而公足以行道而排其欲而不私也是故立本之情方見而治人之義已立是即始可以見終及人之化方終而成己之德更尊是要終亦所以返始舉凡天下之君子聽之固足

以殺其乘驁好德之良節小人聽之亦足以戒其惰慢邪僻之過故曰生民使不失性之道莫大於此也。按鄭以此節爲大武之樂以再始爲十一年師次孟津明年伐紂故據周禮大司馬兵以鼓進以金退謂再始必擊鼓飭歸必鳴鐃陳說辨其非武樂而猶襲其歸必鳴鐃非也姚謂當改金聲玉振按此止一成之始終非全樂之始終也愚謂飭歸只是收束嚴整至終無散亂淫放之意不必求一器以實之。右第三章承上樂行而民鄉方言之以極著其效也

右樂象第七。孔本第六目錄第八史記第七。中分三章修德至和氣成家而樂興當然之功也二章君子德成而樂以象之三章君子之樂象德而人又放象於君子自然之符也朱子分二章並入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故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子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良○君子之學務致中和而非禮無以致中非樂無以致和故禮樂斯須不可去致蓋其極也自大至小自動至靜無往不與禮樂俱乃謂之致易不險直不曲慈不陰刻良不暴戾四者之心油然自生樂之所感也樂謂從容和順安謂無所勉强久謂欲能不能天則漸人自然神則變化無方也眞德秀曰不言而信以其不忒不怒而威以其不測也端嚴不懈曰莊恪謹不肆曰敬色足憚曰嚴貌足畏曰威莊敬修于己威嚴者于人至此則人仰之如天泰之如神亦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禮樂斯須不去故其成如此不然斯須有間則

和樂之心即變而鄙詐莊敬之心即變而慢易矣可不慎乎謂之人者朱子曰易非心哉豈有是惡外誘使然也然[illegible]爲善而爲主于內則亦善之心矣○陳澔曰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愚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外貌斯須不莊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無外之非內也此而觀之不得也

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參義作致禮樂之道而天下來甚舉而措之無難矣餘文並同今刪○上言禮樂之甚切于人此又推其原而極其效言樂之原由心之和動于內而作故治心宜以之禮之原由理之順動于外而制故治躬宜以之蓋樂本極其和故以治心而內無不和禮本極其順故以

治躬而外無不順也致禮樂如此則顏色皆德之煇容貌卽理之發民瞻其顏色而愛心亦生自莫與之爭求一人之不承聽無有也望其容貌而敬心亦生自莫之敢慢求一人之不承順無有也措之天下復何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和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叅義文同今刪減史記作謙報鄭讀復陳如字○此又以禮樂體用之異及相濟之妙言之樂動于內有欣欣暢遂之意故主其盈禮動于外有收斂謹飭之意故主其減此禮樂之體也然禮之體雖減而用則貴于進必有欣暢遂之意乃不失之拘樂之體雖盈而用則貴于反必有收斂謹飭之心乃不流于放此禮樂之用也不然禮減而不進則拘苦畏難樂盈而不反則

流蕩忘返能無弊乎故用禮樂者不可不損益以就中也報者往來酬酢殺而濟之以相反者知足知止務而受之以節用禮樂如此則相濟相濟皆適乎事理之宜而其用亦歸於一矣○陸佃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禮不進則銷樂不反則放是禮懼其不足樂懼其有餘也二意互相發明○右第二章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古能字古本凡能皆作

耐自唐元宗盡改為今文惟此及禮運留一二未改耳論史記作綸〇不能免猶言不可少下乃言其不可少之故也文謂雅頌之詞論則講說而探討之也曲折而轉直徑而出繁縟而諧瘠省而約廉方而峭肉閎而潤六者不出節奏之中而節則其止奏則其進也方調劑適宜而人之所受治者也蓋人心有所樂則必發之于言形之于貌性術之變不外此兩端然無有不善者性之一有正亦有邪若術之變變而失道能無亂矣亂則名為人而實無異禽獸此人之人聽也人或不知聽而先王聽之故制為雅頌以道之於正使之合奏則其聲足樂而不至于流使之講說則其文可玩索而不至于厭且被之絃歌播之舞蹈則其曲直繁瘠廉肉之節奏又有由之而不能自已者凡以道人于善使性術之變皆歸于正焉是先王立樂調劑之妙而盡人受治者也心者氣之主心放則氣因以邪心氣皆人所同有而日接者故與邪非性之本然故以外至之辭言之也〇心統性情術便是情之所往但性只有善故于性術言變變而後之于不善也心邪有人心道心兩端故前于心術言形形乃見其善不善也〇

是故樂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族長當作族黨方白虎通作意○樂之妙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敬長幼之順父子兄弟之親皆人道之本然而和之則皆以樂也顧先王所以和之者又有本焉衛之變萬殊而性之本則一先王審夫衛由于性變由于一則有以發未發之中者乃有以定中節之和由是比其金石干羽之物以飾夫咏歎舞蹈之節至于曲直繁瘠廉肉之節奏皆與吾心中節之和相合而燦然成文則萬民之和敬和順和親皆一以合之而有餘矣此先王本心之和以作樂而調劑人心使人莫不受治者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

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先王本性情之正故樂遂有以正天下之性情焉夫人之志意孰不當廣容貌孰不當莊行列進退孰不當正與齊而人多不能得者聲音動靜不以道不能無亂也乃道之以樂之聲音習之以樂之動靜而人己得之矣蓋是數者本原于天地之命存之則為性之中發而中節亦為性術之和自人無以紀之于是有斷詳之心而失其莊有慢易之習而失其莊正與齊先王以樂正之不使放心得接而廣者仍得其廣不使邪氣得接而莊正齊者仍得其齊是樂即天地之命而人之不能中和者惟此為中和之紀是人之所賴以治而必不可少者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

怒則暴亂者提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備白虎通作齊○費鎮[illegible]

也左傳喜怒以類若察先王審一以定和則性術之發無不得正而又制爲禮樂以爲喜怒之節焉軍旅兵之事鈇鉞刑之事兵有九伐之法刑有五刑之用皆有輕重之差進退之節不敢任己之怒而輕用之與樂之不敢樂而無節同故喜怒皆得其類而天下無不服從也怒者喜之反亦性術之變之所有故因論樂而推言之○白虎通三節皆孔子語

右第二章

右樂化第八 目錄第七史記第八孔本第十○中分二章一章言禮樂之化二章專言樂之化蓋申前七章之意而通結之○朱子一章入禮樂記二章入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孔曰賓牟姓賈名張守節曰賓姓牟賈公未詳孰是蓋用人也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

衆也。已一作以矣○五節皆夫子問而賈答也。武武王樂備戒。鄭謂先擊鼓以警衆擊鼓已久乃始作舞病猶憂也。賈言武王憂不得衆心故警之而猶待之意謂周之得衆久矣此一節象擊警師之事賈答非也○按竹書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王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五十二年春周營師伐殷秋次于鮮原蓋自戡黎後孟津久在周境中諸侯請伐紂命師孟津武王諭諸侯以紂未可伐猶望紂悔改也至殺比干囚箕子微子亡武王乃言紂不可不畢伐然後移師而秋次鮮原猶望之也紂猶不悛冬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商周革命之際當細觀之

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史記作永○永嘆長聲而嘆淫液其聲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伐紂之事故致此慕望之情欲諸侯速至也思謂此一節象師次鮮原之意欲紂速改不忍遽翦殷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初舞時手發而揚足蹈而厲賈言象武伐紂及時恐進下子言太公之志則賈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鄭讀軒○坐跪致至軒仰也右膝至地左足仰而起之賈言武無坐法武樂尤不宜坐說有司失其傳下子言周召之治則賈答亦非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唯上聲長音長○淫貪欲之意賈言武王伐紂救民豈有貪商之意而武樂有之此必有司傳非武樂本有是音也夫子以其知聖人之意故許之萇弘周大夫夫仁所賓從牟樂者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方氏曰上遲去聲下遲平聲○免席避席也遲待遲

綴也亂樂之卒章皆以夫子是也之言以為皆許其說故言戒備病不得衆咏嘆淫泆恐不逮事則既總干宜及時急進而猶立而待之且如山之立嶷然不動其待之者又緩而且久何夫子言此總干山立者正武王之事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故遲之遲而又久如此則前無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心可知因并告以發揚蹈厲乃象太公鷹揚之志而非武王之及時事武舞至末皆坐乃象周召文治之效而不可謂武原無坐法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史記分下有陝字鄭以天子夾振而駟伐為句今從上讀○成猶樂之一終此乃舉武樂之全告之周都豐鎬在紂之西而齊必于孟津則自南至北故既總干山立遂望北而出象始伐紂也再成象牧野之師正滅商時事三成復轉而南象誅黨惡諸國四成象疆理南方

五成象周公召公分陝以治武功戢而文事興崇六成則象武王治定功成也熊安謂一成自極南第一位起北至第二位再成至第三位三成至第四位極北四成從北頭卻轉至第二位五成至第三位六成至第四位則南頭之初位也熊說舞之周遍象風雨則一成中亦必有許多回旋曲折若如熊說則合六成止走得一去一來恐不成舞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〇駟史記作四〇夾振鄭謂天子與大將親夾舞者而振鐸皇謂令二人夾舞者而振鐸皇說近之一擊一刺爲一伐駟伐象討四方窮惡者蓋三成之事盛威中國不忍一方之民陷于殘戮亂之道利用威也分夾而進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門前蓋再成之事事蚤清者進一日則陣之所虐刑棘牛焉民多受一日之害故用師之法利用蚤也然八之初久立于綴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至矣觀有待焉如不得已初無利天下之心也〇按逸周書能勝侯服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伐靡集于顯辛巳以俘馘

告甲申百弇伐衛庚子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孫子亦言滅國五十則當時四伐可知詩言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則分兵而進旅亦太公之志也書言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詩又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兵陣矣武王猶不欲縱而人力勸之也而前此之待之更可知矣

凡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商家語作反商之政甚明鄭讀及非逸周書有封神農之後于焦句鄭云薊或作續祝或作鑄投家語史記韓詩外傳並作封白虎通無投字而作殷人使之當依家語作使人湯子使之絕句弁女音汝〇牧野在今汲縣牧野之閒古史稿行反商武成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薊在幽涿之閒疏在

時以其地封召公爲燕薊因武庚之亂卽亡歟祝在今平原祝阿縣陳今陳州宛邱縣杞今汴州雍邱縣封陳者胡公媯滿封杞者東樓公武王分天之明立紂子祿父使守先祀祿父叛亡乃封微子于宋此但約言之也下車未下車時言其急于是耳比干墓在牧野行訪也商容隱于太行山故使人求之鄭謂商家禮樂之官非是逸周書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應謂既釋箕子囚使箕子求商容非也伏生大傳武王十二年克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封之十三年來朝王訪焉作洪範是此時其子未嘗爲周用應說謬也弛政去其虐政以邪民也倍祿加厚其祿以優賢也○按投殷無義參考他書知卽封字之誤而或乃因此一字謂武于殷行樹緊之法放置之官緊而誅矣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

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櫜同史作設建家語作鞬鄭讀鞬陳謂句錯簡當在虎皮下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並在諸侯下陳說謬○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金履祥謂自營實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衅以血塗之倒載入後刃也名猶命也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始韜藏兵器然後天下共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王肅謂言今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皆將帥之功故建之為諸侯而名曰建櫜也亦通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說脫通記家語作配其上

有郊祀后稷而凡如鄭父句五者作六者韓詩外傳作四
者而在郊也下則不數說幼句○敝甲散道軍伍也郊射
大射也鄭謂左射東學右射西學孔謂天子射于東學下射
諸侯射于西學陸德明謂此並天子禮恐疑即上射下
周禮上射左此郊射時尙仍殷制故天子爲上射而居右
也朱子曰其說也陳用甲說也鄭曰抵人張獸皮射之不
用鵠不得遊窮得中而射之見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貴德不貴力也裨冕搢笏詳五
藏虎賁周禮夏官中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
人藏其富職而予言虎賁三千人則伐商時所用也謂之虎
賁者其力如虎之奔走于前後以衛王也明堂班布政令
之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謂此時明堂未建當
是文王廟恐謂明堂以下統周制言之不專指克殷一時也
天子養老視乳下成而舞大武此以論大武故養老一節
別言之餘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
詳世子記若此通水牧野以下周道統其全禮樂舉其直四
亦宜乎○遂謂所布若廣交通謂所貫者周要亦互文也要

人樂其事其爲公其道大其始無急于得天下之心其後亦不迫則大天下之化如此則遲而又久更何疑乎

右賓牟賈問樂第九諸本並同史記第十○皇本在魏文侯章上孔本在魏文侯章下與俗同皇本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世本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子州佐州州生莊子降絳作降生鼓子荼鼓作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斯與韓虔趙籍共分晉地周威烈王初命為諸侯常師事卜子夏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王去聲叙如字旅叶會

雅叶古下叶五反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亂次也和者不乖中者不偏以廣又無所不包音又善矣弦琴瑟由匏分之至大者四十六簧笙簧詳月令拊以韋為表狀如革囊中實以糠用于拊之故謂之拊張守節曰樂有堂上堂下之分拊則堂上樂工弦歌擊鼓則堂下樂工吹管篠足步鉤笛簧皆會守拊鼓也鄭曰文謂鼓武謂金相仰相則齊人謂撫門相以賓糠故名相雅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中有椎所以節舞點按雅樂無用金鐃名蓋樂之音節其始必舒徐不暴故曰始奏以文其後必嚴整不淆故曰復亂以武其中管然後奏乎亂矣而理之資相為佐助故曰治亂之相保節相應似渦疾矣而齊之資無相奪倫故曰訊疾以雅此四句即自始作至以成備翕純皦繹之意恐不當由門一器育之也君子聽之而于是語于是道古以講論而循習之則足以修身而及家國天下古樂之道如此豈有淫而欲耻者乎方慤曰平無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或作府儔儒同獶猱同○俯俯曲也一作府言聚也雜而聚之無行列也濫沉溢溺沉溺音又淫矣侏儒短小之人獶雜無別如獼猴也聽之雖終無一可言可行者又何為聽之忘倦乎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凡鏗鏘可聽皆可謂之音必倫理可通乃得謂之樂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此之謂也當大蒸叶下莫詩作貊當依此長丁丈反俾當依詩作比施音異○祥亦妖也皆曰
在行祥言古者聖人在上天地順而四時和百姓酧厚年
穀豐熟人無疾疢物無妖祥太和如此天下亦已定矣然
民生淺而無以教之民質厚而無以明之猶未為大定也
聖人于是作為紀綱焉禮含文嘉曰綱有三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夫為婦綱紀有六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
兄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大紀小綱以統紀則有
條紀以從綱則不紊如此則天下大定矣然後正其大律
因和五音製詩頌之之可歌者被之琴瑟以陸之則其清皆
有德之音而可謂之樂矣此樂之所為與音異也詩大雅
皇矣之篇莫莫然清靜也言王季之音所以莫然清淨而
為德音者惟其德之克明故也其德如何能察是非曰明
能分善惡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其德如是

故王此大邦而慈和徧服無不順焉上下相親無不比也仰至于文王之時而追數其德略無遺憾是以受上帝之祉而延及于子孫也其德如是則其播之音者豈不誠爲有德之音乎引以証德音之義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溺音與德音相反者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好上聲趨數促速而放辟傲僻通喬或作驕○濫泛燕安也然濫情好泛濫音之淫燕女昵狎婉孌音之柔媚數短疾速雜音之細數辟奇高放逸音之纖四者皆溺音也淫過而無制溺沒而不出煩亂而無統喬亢而不下四者志之失溺音所由出也色見于外者衒衆內而言淫于色外亂人之成德害于德內亂人之

心志則不可謂之樂而但可謂之音此音之所爲與樂異也詩周頌有瞽之篇言有和敬之德播之于樂則其音和鳴用之祭祀而先祖是聽矣因詩又言豈惟祭祀哉內而家庭外而朝廷亦何事不可行耶○陳澔曰淫溺較深煩僑較淺然皆足害德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詩作牖○德音之正溺音之邪如此則爲人君者自宜好在德音惡在溺音而于德音反惟恐同于溺音反不知悔何哉唯其平日不能謹于好惡之幾適情則聽逆情則異故至于此然則人君亦惟謹于好惡求順于理無徇于欲而已矣且人君者臣民之本上行下效捷于影響一好一惡動關治亂可不謹乎詩大雅板之篇言君誘民甚易以証上行則民必從然民而臣可知已○周諝曰臣近于君故好即爲民遠於于君故行乃從愚謂遠近雖殊要其感應則皆捷也

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

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宗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柷楬敔也詳見月令塤土爲之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宋景祐樂記大塤八孔上一前五後二緊節其上阮逸曰如雁卵者曰雅塤如雅子者曰頌塤箎篪同有七室旄牛尾也爲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後世因之翟雉羽飾詳月令鞉鼓六者其音質素故曰德音之音由是以金石絲竹和之則獨文矣文武二舞舞之則更盛矣而要以章人君好善之德則猶是德音之音也將見用之祭祀則於郊壇廟用之賓享亦賓客和用之朝廷亦官職序傳之後世而父子兄弟各循其分亦何事不可行也哉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彊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鏗古作鏗，橫古曠反，舊史作硜，鄭作罄；辨史作别，濫鄭擥，今如字；聚或作最，非；讙或作歡；動或作勳，又張弧本會作信，聚作叢。○鏗振而起，聲專而確，哀聚而切，聲雜而多，讙宏而震，五者器之聲也。鍾聲一作，衆音從之，如號令一出而衆人從也。橫，氣盛之貌，號出而衆從，則氣盛而威武之象立矣。磬聲專一不雜，故足以立辨，辨之明者甚死方不可撓，故足以致死也。琴瑟之弦不一，而大小宮商徵[illegible]可辨，故足以立廉，有分辨則必志于義，故足以立志也。竽笙簫管之竹非一，而爲聲出入，雜然同聲，故足以立會衆。

會者多則衆聚矣故足以聚衆也鼓鼙壯盛足以動人[illegible]而作其氣故戰而進衆必用之五者聲中所寓之象[illegible]之立者聲作于此而義自通于彼也武臣能立武者死[illegible]彊之臣能致死者志義之臣能立義者容民畜衆之臣[illegible]聚衆者將帥之臣能進衆者故君子感于樂而思之也正樂所感如此則何事不可用君子聽之如此又豈有欲[illegible]者哉故君子于好惡必淸其原然後于正樂有所合也不然志淫好僻聽鄭衛而不知倦詎有所合哉

右魏文侯問樂第十孔本第八史記熊本並第九目錄皇本並第十二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贛貢同○師乙樂師名乙者蓋魯人也宜者歌聲之然與已相宜或足以濟其不及救其太過或涵養其德性之正也執謂擇而處之乙下但舉德性之正而資樂以涵養者告之若夫補偏救弊則[illegible]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劉向本寬而靜乎慈愛四十九字錯簡在五常之道聲也下又敘出一愛字鄭曰愛或作哀○寬者易縱而靜則無縱弛之憂柔者多弱而正則無詭隨之失廣大易驕而靜則不疏疏達易還而信則淳固恭者易覺儉者易嗇而好禮則有節文正直或過于嚴嚴靜則直而不倨廉或過于媚厲謙則癡而不剛肆大也肆直或不促于恩慈愛則義不過溫良或不足于果決能斷則仁不枉此皆德之已成者也有是德則于是歌為宜故歌者必先辭已之德然後取所宜歌歌者數陳咏嘆以陶其性以養其情至性情般有不正則已動矣已動則吾之性情本與天

地爲體吾之性情正則天地之性情亦應之而正四時犬地之氣之運行星辰天地之精之懸象亦熟有不和不熟者哉而萬物之與吾同天地之氣以生者自無不育矣故乙性言直已陳德而補偏救弊之道要亦不外此也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劉本商人上有前錯四十九字又有商之遺聲也五字○商人宋人也識聲失傳故又表而出之見非燕女教辟之許也事者至則斷難利可欲則義難勇理明而氣又足配之義守定而欲不足奪之也保猶安也既有勇有義又常歌商歌齊則足以保其德而馴致所安之域也上言有是德則宜陳是歌此言用是歌則足保是德互相發也舉商齊而風雅頌可知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

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也按史記作殷孔本來有子貢問樂四字蓋古篇疑皇于前篇皆刪而于此失刪也今已從十一
篇簡題之舊故于此刪之○抗舉也如抗聲之高如隊聲
之下倨直句曲也端長而下垂之意長言之所謂歌永言
也嗟嘆抑揚反覆之意上七句擬聲之貌下
則歌者之情其妙有人于化而不自知者也

右子貢問樂節十一目錄皇本似第十○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人人受天地
之命以生而天地之心即具于人之心本無不和
之靜也已發為情陽之動也性無不中而情有不和
蓋人非聖人其發不能無欠情失而性亦蔽矣先王
教人不好惡之情以反人性之正此樂之本也

本先之樂者通倫理者也倫何在與天地同和者益
理何在即天地之和者是論也者其倫也理也者其
體也極其妙故樂論次之殊其原故樂禮次之言樂
必兼言禮者萬物得其理然後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如此則禮樂偕天地之情而足以管乎人
情矣人之情不遠乎天地即人之性不遠乎天地故
以樂情次之樂法天地而無過則可施故次之以樂
施施然後有形故次之以樂形形然後可象故次之
以樂象至于化則由形象之可知可循以達于倫理
自然之妙情無不和性無不中而天地之命在我矣
故以樂化終焉其下三章則舉聖賢之論樂者次之
先孔子次子夏次師乙亦其序也朱子曰看樂記大
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
不須言說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
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都沒去放處又曰今
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收與
蓋失其本矣愚按禮樂之書皆亡而樂尤甚劉向市
有索樂樂器說律等篇則度數名物必備有存者者

愈于唐宋諸人之臆說也傳禮者乃舉而廢滅之豈何心哉○毛氏樂錄謂今之七調即古之七律因調即宮乙即變宮上即商尺即角工即徵凡即變徵六即羽如宮音則工凡六四乙上尺自下而上四宮音居中太凡乙二變不用用低宮則自四而上尺以次上下及工六旋為高宮用高宮則自四而六工以次下上及尺上旋為低宮四黃鍾正宮乙大呂變宮上大簇商尺夾鍾角工姑洗徵凡中呂變徵六蕤賓羽若變宮調則大呂乙居中上六工二變不用商調則大簇上居中去四尺不用角調則夾鍾尺居中去乙下不用徵調則姑洗工居中去上凡不用變徵調則中呂凡居中去尺六不用羽調則蕤賓六居中去四工不用此呂氏春秋上生七律也至下生五律則林鍾即黃鍾之清夷則即大呂之清南呂即太簇之清應無射即夾鍾之清應鍾即姑洗之清變徵與羽清極故無清此聲止于十二律亦於子十二也如其說則可無變六之數或又有背其以世俗之樂譜槩而古樂乃眞亡矣然樂之不講久矣得此已不啻空谷足

音之哀故附錄之以俟知樂者正焉

禮記卷九之三　終

男翔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